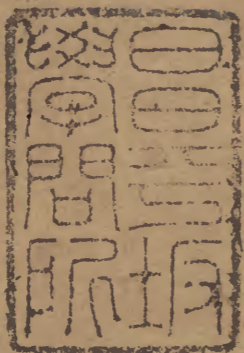


臣鑒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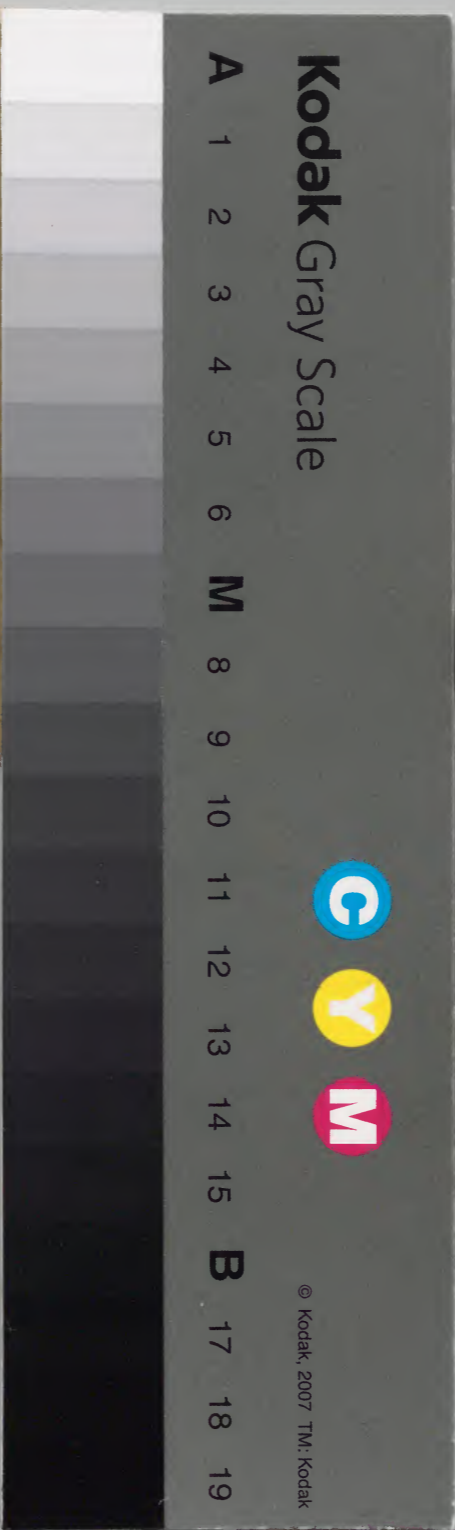
七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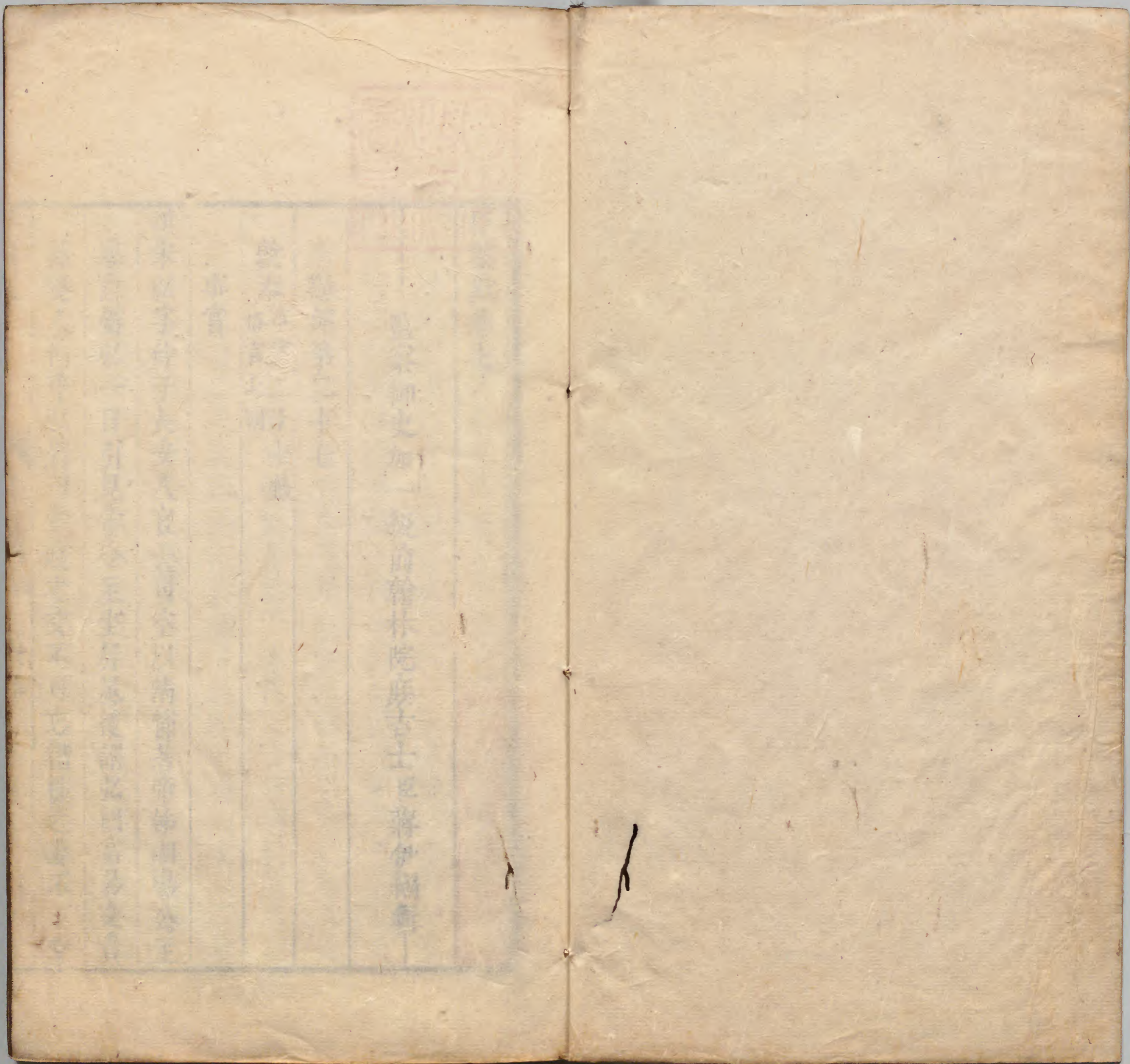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八八	九	二	五
號	函	架	冊
一〇	九	二	五

內閣文庫			
二八八	九	二	五
號	函	架	冊
一〇	九	二	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85
冊數	10	(4)
函號	299	141





皇朝通志卷之...

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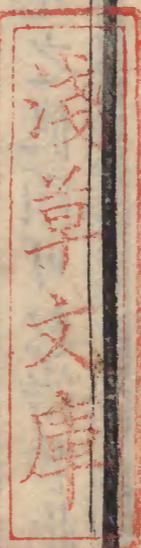
皇朝通志...

事官

皇朝通志卷之...



臣鑒錄卷七



監察御史加一級前翰林院庶吉士 臣蔣伊編輯

勸部第二十七

敦本

事實二十七條
格言七則

事實

漢宋弘字仲子長安人官大司空以清節著帝姊湖陽公主寡意屬弘一日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謂弘曰富易交貴易妻人情乎弘對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帝顧主曰事不諧矣弘後封宣平侯

晉謝弘微繼從父謝峻後事繼親之黨奉養誠敬兄中丞曜卒服闋猶蔬食或謂其過禮弘微曰服不可踰深疚在心實難自己遂廢食歔歔不自禁襲封建昌侯繼父產甚豐弘微一無所顧惟受圖書數千卷而已文帝卽位爲黃門侍郎參機密甚信任之子莊孫朮並爲侍中

南北朝王僧虔攜子姪到任兄子儉中途得病僧虔爲之廢寢食人慰之僧虔曰昔馬援子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顧可忽諸若此

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兄子尋愈

虞寄陳人少篤行自流寓南土與兄荔隔絕因感氣病每得荔書氣輒奔劇危殆者數矣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纔朞月便自求解退嘗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寄忠信感孚或言誓爲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

楊津北魏弘農人家世純厚兄弟八人並敦義讓與兄播椿相友愛不衰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麻同爨庭無間言椿垂老戒子孫曰國初好服絲色吾及見清河公恒布衣韋帶不興產求利不與勢家爲婚至吾兄弟不能遵令汝

等服乘漸於華好此吾等不如上世也吾兄弟家居不忍別食不異分財聞汝等頗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世一等也

于仲文九歲見周太祖太祖問曰讀書何者為先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後掌文武選事其正官選事也
蔡興宗幼為父廓所重廓宦歸起二宅先成東宅與兄軌廓卒軌宦歸送錢五十萬以禪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有媿色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

唐太宗謂尉遲敬德曰朕將嫁女與卿敬德謝曰臣婦雖陋亦不失夫婦情每聞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乃止

崔沔孝友敦睦擢進士第母失明躬親奉養不脫冠帶者三十年温清適時每遇美景良辰必扶持遊宴笑談陳說於前母不知其有所苦也敬事兄姊慈愛甥姪所得俸悉以奉蒸嘗調親族官至中書侍郎子祐甫為賢相

京兆柳公綽性謹重動循禮法居母喪三年不洗沐事後母甚孝家之中門東有小齋非朝謁日平旦輒至小齋諸

子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子弟會食皆不離小齋自旦達暮燭至命子弟供書一過或聽琴或論文鐘定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年未嘗一日變也遇歲饑令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忍忘也子仲郢亦端嚴好禮父旣卒起居一遵父法事叔父公權如事父非有疾見公權未嘗不束帶出遇公權於路必下馬端笏立候過乃上馬公權暮歸必束帶迎候於馬前公權屢以爲言仲郢終不以官達少改也

姚栖雲之父爲其兄無子代之遠戍遂死於邊栖雲旣長招魂以葬廬於墓側終身號慕縣令蘇徹捐俸買田開阡刻石以表其事府尹渾瑊列狀以聞有詔褒賞旌表門閭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愛敬始自栖雲凡十五世同居聚口數百歷三百餘年經五代離亂子孫保守墳墓不相離散時有張誠者亦田家也累世同居聚口一百七十有七內外和睦略無間言衣服之類皆無常主每旦家長坐堂上子弟列堂下以次受職罔不祇勤自祖瑄至誠凡六世同居幾二百餘年始終如一

江州陳氏者陳宜都王之後有伯宣者好學子崇爲江州長史建家塾教子弟唐末旌爲義門至宋初凡十有三世矣長幼七百口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食少事長卑事尊不蓄婢僕上下親睦家畜犬百餘一犬不至羣犬爲不食鄉里率化爭訟稀少宋初免其家繇後屬歲饑乏食知州唐叢爲請歲貸粟二千石

宋程珣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族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奉養甚至官小祿薄克已爲義人以爲難

范文正公宦歸日有絹三千疋盡散於族戚曰親族鄉里見我生長幼學壯行爲我助喜何以報之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於我族皆一脉我豈可獨享富貴

吳元嗣一門皆享高壽八十九十以至百歲者八人內吳琬年一百一十有四步履輕健氣不少衰詢其履踐累世義聚不分詔賜以官旌其閭爲築義順土臺二所異其禮也

鄆州廬縣尉許承上言父瓊年九十七長兄八十一次兄七十九承身七十五願得一近便差遣以就榮養太祖命

召其父既至敷奏詳敏詞氣不衰太祖敬歎曰卿一門如此必有大過人者瓊曰無他但累世義聚不分耳太祖曰此卽卿大過人處遂命賜襲衣暖帶銀裝鞍馬御茶三本雜絲緞三十旌表門閭

申積中宣義郎起之庶子也祖母爲翰林學士楊元素之姑元素無子積中始生元素取以爲子既而元素連舉二子積中益盡孝謹元素愛之凡兩遇奏薦皆力辭不肯受推以官其二弟誓志以科目自奮元豐五年登進士第後數載元素卒於餘杭積中扶護以歸既葬復爲弟妹選名

族辦婚嫁事畢卽盡以家財付二弟作歸宗議一篇以示親屬言所生所養恩皆一也所養既粗報所生亦不可後旣歸拜其父母且訪尋所生母杜氏久而得之子母抱持大哭感動行路粵二十年父母死旣終喪復以先疇盡歸諸兄僦屋以居或勸令略受一二積中堅不許曰楊家貲產十倍於此吾猶棄如敝屣今於諸兄生計其忍割取以自資乎士論莫不偉之時許光庭爲轉運奏薦於朝降詔褒美除永嘉等路提舉學事及卒詔官其一子王必正龍溪人事父母至孝與弟極友愛置田五百餘畝

初義庄以資族人婚冠設義塾以訓族里子弟累官至朝
 請大夫四子皆登進士第
 王鼎臨江人事繼母以孝聞父死以產分諸子鼎悉讓二
 弟族人孤貧者分產賙之可教者延師教之後為臨江轉
 運使錄孝行圖以示百姓子孫繼登科甲至知制誥
 鄭叔通幼時與夏氏女定婚及登第則夏氏女已啞其伯
 欲別擇鄭堅不可曰此女通若不娶終身將無所歸况無
 恙而定婚因疾而遽棄豈人心哉竟娶之和好無間後鄭
 官至朝奉大夫啞女所生一子亦登第

張士選幼喪父母為叔父恩養叔生子七人一日叔謂選
 曰吾當與汝析產剖之為二選曰不忍諸兄弟共一分宜
 分為八叔固辭選亦固讓遂分為八時選年十七遇薦入
 京同館者二十餘輩有術士遍視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
 同輩笑斥之術士曰文章非某所知但此少年滿面有陰
 德氣必積善所致及揭榜士選果登高第
 元扈鐸早孤育於伯父及壯事伯父如所生伯老無子鐸為
 買妾遺腹生一男愛護保惜中夜審察不敢安寢弟有疾
 每夜虔禱於天曰吾父子可去其一勿喪吾弟使伯父無

後也弟疾果愈

明浦江鄭氏累世同居太祖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鄭氏自其祖綺教子孫勿異爨凡出納無敢私諸婦不使預家政子孫皆孝謹執親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家畜兩馬一出則一不爲之食家僮施慶居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御酒肉其所感如此鄭氏先世嘗列十木櫃五櫃貯經史訓族子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三日前堂榜因索朽墜地撤之使者至莫可踪跡及發櫃惟見經

史遂不盡發事聞乃斬誣者噫當時堂榜不墜十櫃盡發而兵器見焉則鄭之禍叵測矣於以見孝友之家鬼神實陰騭之也

張寅安福人弱冠出亡之冀有憐其才者館穀之成化甲子領順天鄉薦冀人欲與之聯姻寅曰幼常聘邑人康氏女今南北不相聞問者已十年矣何忍因其年遠地隔而竟負之耶會試不第乃南歸先是康氏之父母亦議改適女自經以誓凜不可奪至是遂諧伉儷寅登進士封康氏爲安人

張孝純徵時久依徐之滕縣吉氏見其淳厚頗加顧遇許妻以女而未聘也孝純登第京師權貴競議婚孝純皆謝絕歸就吉氏女娶數年而卒孝純漸顯吉氏復有次女雙盲無問之者純欲納之吉氏遜辭甚力純曰甚荷公德令息非某娶之則誰肯顧者吉氏感其義從之生二子皆顯官

弘治辛酉山西和順縣一糧戶往布政司取通關忽夢至一所山西一省之官皆集俄有符使齎文書一通置案衆曰天榜至矣開榜旁一官唱名曰第一名季翰臣大同府

學生大同府縣皆起應曰其人孝友多爲人方便至第六名陳桂和順縣應曰其人事繼母能孝至三十四名縣官應曰其人舉放私債迫死二人命中坐者舉筆勾之至四十一名縣官應曰其人不孝且逐其弟爲人傭中坐者舉筆又勾之至五十九名縣官應曰其人捏寫詞訟受害者凡幾家死者凡幾人中坐者奮筆抹去唱名畢中坐者令人各舉所知衆舉凡二十五人中坐者擇九人寫訖糧戶醒而默記之次日領通關回至盤陀驛遇陳桂曰公今年中第六名矣桂不信因述其事及揭榜果然餘皆如所夢

夫天榜定矣而三人者自負其天而天復不定不可畏哉
張邦奇宦歸廳僅三楹旁一楹乃其叔居也叔有宿道願
售邦奇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於父父知其倍也甚悅已
忽潛然淚下曰吾想構屋之日其夫婦何以爲情邦奇惻
然遽取券還之父曰其價計已償人矣邦奇曰併價不取
可也父乃欣然曰若然慰我甚矣

格言

黃庭堅與從弟書曰每思昆弟間多有困頓貧乏資財稍裕
者便當助其甘旨吾儕所以衣冠仕宦者豈已力也哉皆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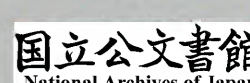
祖宗積累偶然冲和之氣在此一枝耳其實相去不遠宜深
念之

但思身從何來父母從何往新枝旣起舊本爲枯竭力承歡
何能報答則孝心自然痛切但念茫茫大造出世幾時渺渺
人寰同胞幾箇幼相濡沫老共扶持則友弟自然肫懇

道教曰人雖應登仙品必須多歷年所惟大忠大孝今日謝
世明日便補仙階釋教曰人不先供養父母而布施者是名
惡人孰謂二氏之學爲不談忠孝者耶然所謂忠孝者不必
犯難死節然後爲忠不必割股剖肝然後爲孝居官有居官

之忠士庶有士庶之忠富貴有富貴之孝貧賤有貧賤之孝
人皆可隨分自盡也
育孤之道衣服飲食皆可以勉力為之至於疾病死生之際
則真情見矣若能訓誨成人更見天地父母之心
朱璣感應註曰兄弟之生雖有先後其初只是一身薄待兄
弟即是薄待父母繼庶兄弟雖有大小其原只是一人薄待
繼庶即是薄待骨肉堂從兄弟雖有親疎其始只是一派薄
待堂從即是薄待祖宗根本若虧枝葉必壞兄能友愛弟能
悌敬自然恩義浹洽猜間不生矣

李昌齡卹寡註曰宋趙公槩年七歲而孤其母勵志篤教竟
登高第初遇郊恩法當任子公請以封其母為郡太君宰相
曰公為學士擬封不遠公曰母八十有二朝夕不可期願及
今以為榮許之李公筠年三歲而孤其母秦氏有妾色或誘
之使嫁母怒叱曰夫婦義屬天倫死生命由真宰我寧餓死
豈可再嫁於是篤意教筠竟能登第官至耀帥嗚呼似此之
人天必報以福祿者重人倫也何止子貴而已哉
徐積與二叔柝產先請二叔畢取所欲惟餘一篋圖書兩間
敝屋積怡然受之略無愠色又如魏咸熙之略取一二种世



衡之但取圖書此皆推多取少者也至於官爵亦有推而不受者如申積中兩遇郊恩悉推以官其二弟徐禧恩命已下復推以待其兄之子是也彼同氣若雙錙銖必校尺寸必爭者旋踵破敗何足語此哉

臣鑒錄卷七

不勸部第二十八

詒謀 事實四十五條
格言二十七則

事實

周趙簡子之子長伯魯幼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悉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

漢韋元成字少翁賢之子也元帝朝拜相守正持重不及父

而文采過之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
石奮家法醇謹事高帝爲中涓孝文時至大中大夫四子
官皆至二千石故帝號爲萬石君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
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甚哀子孫恪遵家教齊魯諸
儒皆自以爲不及也竇太后以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
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每五日洗沐謁親
必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浣滌以爲常不敢令萬
石君知也內史慶醉歸入里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
慶恐肉袒請罪萬石君乃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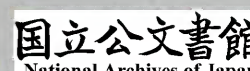
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自是慶及諸子弟入
里門必趨慶後爲丞相子孫至二千石者十有三人
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
活幾何人卽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
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當武昭時文法操切公卿多
坐法而不疑以經術重朝廷在位者皆以爲莫及也
疏廣疏受歸賣金置酒與族戚娛樂或勸爲子孫立業廣
曰吾豈不念子孫哉顧有舊田廬舍勤力其中足供衣食
復增以贏餘祇教其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

則益其過夫富者怨之府也吾既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而招怨且此金者上以惠老臣耳與族黨共饗不亦可乎
鄧禹字伯華新野人光武收河北禹仗策說上延攬英雄上問欲仕乎曰不願也願效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封高密侯子十三人令各守一藝閨門雍睦累世寵貴凡百餘人
諸葛武侯與子瞻書云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

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

晉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陶侃母湛氏世貧賤侃就學母紡績給之侃少為縣吏監魚梁以鮓遺母不受責之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為悅乎是增吾憂也鄱陽孝廉范逵與侃善來寓宿時大雪母撤所卧新薦剉以秣馬又截髮鬻以供饌逵聞太息曰非此



母不生此子遂力薦侃侃後爲八州都督勲貴震天下

南朝宋田闢字思孟南康人子九人各授一經俱登第時稱義方者必曰田氏云

陳顯達爲江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諸子猶事豪侈顯達曰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

魏王昺爲書戒子姪曰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志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愛之親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沽名不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有

所是非則托古人以見意吾欽之重之願兒子師之

唐房彥謙爲涇陽令家有舊業所得俸錢皆以周恤親友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謂其子元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爾

李審諸爲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量之贖三石問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言御史例不還脚錢毋怒送贖米及脚錢并責審諸諸御史聞之皆有慙色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自教之宅後牆陷得錢盈船母視之曰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如以先君餘

慶矜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命掩焉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

穆寧清慎剛正以氣節自任祿山反攝東光令史思明遣使來誘寧斬以狗顏真卿奏署河北採訪使寧以長子屬母弟令遠去而以身見真卿曰先人有嗣矣願以死從公真卿禮敬之累遷殿中侍御史轉秘書監寧教諸子嚴每誠諸子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爲大吾志在直道爾等慎勿爲諂卒年七十九四子贊質員賞贊最孝謹爲御史中丞質強直爲右補闕員和粹工文詞賞節義官侍御史前此

韓休亦善教子家法甚嚴七子皆以忠顯滉復爲宰相故世言家教者稱韓穆云

孟仁少從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曰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得與氣類接也

宋曹璨彬之子也爲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數千緡召璨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遠矣

王文正公爲相退食必召諸子使之席地聚食乃語左右曰剩與菜吃此輩生長公相家已驕矣不可不使知淡薄

之味公嘗陪侍東封有子侍行家信至公發之見所寄衣帶以紅爲之公怒曰我在爾已好華如此欲壞清風我死望汝輩純素難也亟令送還而易之當國時有姪屬開貢舉上書於公願與秋試公曰吾家世以文行進見汝樹立喜可知也然吾在政府懼太盛豈可與寒士競進卒不與之較近日之父兄惟思子弟爲卿者不亦遠乎

陳省華與夫人馮氏俱善教子堯咨舉進士第一而堯叟堯佐復同登進士太宗問誰子左右曰是樓煩令陳省華子也帝嘉其善教召爲太子中允後封秦國公堯咨守河

南還馮夫人問有異政否堯咨謝無有夫人不悅一日聞州當衝要過客與堯咨射無不讓堯咨能者夫人大怒曰汝父訓汝以忠孝今不務仁政善教而專一技成名豈汝父之訓耶杖擊之金魚落地其嚴如此長子堯叟娶馬尚書女日事執饋馬於朝路遇省華以女素不習乞免其責省華答云未嘗使之執饋自是隨山妻下厨耳馬遂語塞三子已貴省華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堯佐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跋踏不安求去省華笑曰此兒子輩耳時人皆歎慕焉

韓忠獻公億教子嚴肅知亳州日次子舍人綜自西京謁告省親公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隅坐中忽問綜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能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倖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矣吾在千里外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忠獻四子綜絳維縝其後綜知制誥絳縝皆至宰輔維至門下侍郎爲宋之甲族

呂希哲字源明正獻公長子也正獻教子有法甫十歲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暑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行步出入無得入茶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鮮矣

張安國守撫州時年未五十其父名總得年已老侍養在官一日於齋中索紙墨發書有二吏人來聲喏拱立總得問爲誰對曰書表司適聞運使發書來祇應總得遣之去

却呼安國來曰撫州書表司是伏事汝我發書汝當伏事
我安國侍立候總得修書封題遣發乃退
包孝肅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濫者不得放歸本
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共
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刊石豎於堂屋東壁以詔
後世又十四字珙孝肅子也
韓忠彥韓琦子范純仁仲淹子也琦公忠無我而忠彥爲
相蠲逋負復流人收用名賢鄧洵武謂其能繼述父志純
仁知慶州卽仲淹所任也以仲寬就逮遮馬涕留者數萬

人尋獲白知信陽軍歷諫議樞密以至入相凡三罷三復
以寬大廣王德不深錄人過疾革猶辨宣仁誣謗事卒年
七十五謚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以榮寵之按二公
有志雖不盡竟然世德傳芳榮施多矣若蔡京之後有蔡
攸濟惡兩朝鄧綰之後有鄧洵武世名大子卒之京貶而
攸及洵武皆伏誅一敗塗地安敢望韓范之僕騶哉
崇國鄭夫人歐陽修之母也修父舉進士任推官卒修甫
四歲家貧母自力於衣食以供修力學居恒泣謂修曰吾
不及事舅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吾不能知汝之有成然

知汝父之將有後也吾歸於汝父免喪踰年矣每祭必涕
泣以不及養爲恨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乃其後恒然
至終身亦莫不然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
視刑書屢歎曰吾求其生而不得爲可哀耳回顧乳母抱
汝立於旁指而言曰吾命宜早夭恐不及見兒之立也當
以吾語告之其教子弟率由是以是知汝父之將有後也
於是修感泣奮於學舉進士以直諫貶夫人言笑自若曰
貧賤素也汝必安之修卒以忠直爲賢相
劉安仁除諫官入白母母曰諫官天子諍臣汝父欲爲而

弗得汝今幸得居此當捐身以報國若得罪流放無問遠
近吾當從汝故安世在職累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笏却立
伺怒稍解復前抗辭人咸目爲殿上虎

劉摯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間或謂君止一子獨
不加恤耶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

鄭奕嘗以文選教子其兄曰何不教以孝經論語免他學
沈謝嘲風咏月汗人行止

秦瑛楊相妻也相亡教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歸十
日不見曰我在尚如此我亡何以帥羣弟次子仲珍請客

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後兄弟皆為名士故泰瑛之教流於三世

杜孟游太學因童貫蔡京用事幡然而歸嘗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時號為寶田杜氏

朱文公父松將歿命之曰劉原屏胡籍溪李愿中三人學有淵源我死子稟業焉文公奉遺書受學三子卒為大儒

官煥章閣侍制封徽國公至明世襲博士按二程倡始朱子集成經術之盛極矣而皆賢父兄擇師成之故教子者

以親正人為第一義云

明洪武時刑部搜獄中囚得一私書乃吳興王升以寄其子

平涼知縣瑱者其言曰凡為官須廉潔自持貧者士之常

古人謂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撫民以仁慈為心報國以忠勤為本處已以謙敬為先進修以學業為務有暇日

宜玩味經史至於先儒性理之書亦當潛心其間於此見得透徹則自然所思無邪又熟讀律令則守法不惑仕與

學不可偏廢人便則買附子二三枚川椒一二觔必經稅而來餘非所覬明太祖覽書嘉歎良久賜升手詔遣使往

諭賜白金百兩絹十疋附子五枚川椒五觔仍復其家

萬士亨士和舉進士其父古齋遺書曰願若輩為好人不願若輩為好官

羅文莊公歸養仲子乞書謁選冀得南缺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不真生平訓汝謂何乃有是言耶竟不許

浦江鄭氏家規子孫年未三十者酒不許入唇壯者雖許少飲但沈酗喧啾者箠之奉賓客惟務誠確勿強以酒諸婦不許共飲年過五十姑從其便故能累世同居

胡康惠公富誨諸子曰予居官四十餘年無他長但清白

二字平生守之勿失爾曹他日有官守務全名節金帛易動人遠而勿親自然氣壯而政事理汝等無忘予言

大學士費鵞湖初入詞苑與同年友對奕戲批其頰父聞之大恚封一竹板寄鵞湖令自朴於京邸費持書及竹板登同年堂自朴三次同年友出相抱而哭曰公尚有嚴君督責某求督責我者何可得也相好如初

劉忠宣教子讀書兼力農常督耕雨中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情吾困之將以益之也又言財貨惟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已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况

官貨悖入者乎

劉文恭公鉉家訓甚嚴子澣舉進士使南方戒之曰見利無苟得也比還閱其衣篋乃喜曰無玷吾門矣

林庭機字小泉子爍字對山俱爲大宗伯晚年歸里小泉與大司馬馬森少司農林應亮並輿出值對山至拱立輿傍兩公趨下揖小泉曰二公吾密友兒子於禮應侍立輿下拉之升輿去回視對山尚恭立久之里人以其美談鄭端簡將廷試董學士玘來訪出已未制策及擬彭澤父老送淵明致仕文令爲之曰此元老石齋楊公意也其父

聞之不悅曰後學初入仕當患所以立若通謁相門他日何所不至獨不聞張師德劉元城事乎端簡遂辭董董曰久聞尊君能教果然

費榮敏公節儉正直樂善好施家之秤量無二致嘗刻銘於丈斛之上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孫永如是其後子孫恪守家法奕世貴顯

周才美爲子娶婦見其賢能分理家政付與斗斛秤尺各二器諭以出輕納重大小長短之法其婦不悅卽拜辭舅姑不願爲婦才美愕然曰吾家薄有田產可供伏臘何遽

辭去婦曰翁之所爲有逆天道妾他日生子定不肖敗家人謂妾之所生恐被玷累才美曰汝言誠是當悉除之婦間所用斗秤年數若干才美曰約用二十餘載婦曰必欲妾甞此許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秤短尺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以酬前日欺瞞之數才美感悟欣然許諾聽其所爲其婦後生二子皆少年登第

世宗時括天下廢寺田盡鬻民間士大夫往往藉是古業葉南巖家居宦篋蕭然直指按江右與葉有舊欲以百畝餉葉葉曰吾平生不妄取一錢乃因里僧破戒耶因語子

曰使我居官多積兒輩競爲安逸計矣寧肯勤苦自立正以無可憑藉不得不加勉耳寺田何爲又曰吾老不及見汝第觀之異日有以此獲罪累者不數年果下令清查增價復業紛紛百出葉之子孫超然獨免
壽昌胡彥持家子弟不得自打童僕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爲之行遣婦女擅打婢僕則撻子弟此賢者之家法也

文紹祖福州福清縣人有子與柴公行議親旣問名柴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大怒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

自然久長悖理傷義是為速禍因勸紹祖仍娶柴女歸次
年紹祖子登第柴女風疾亦痊生三子皆登第

格言

張循王嘗教子姪曰子弟隨父之顯宦不患人事不熟議論
不高見聞不廣要當痛鋤虛驕之氣昔之照壁後訾量人物
指摘儀度見其或被上官詆訶進退失措者莫不羣笑聲聞
於外今趨趨客次庭揖而升回視照壁後竊窺者乃昔日之
我也三復斯言為之慨歎非身歷者不知其言之切當也
顏氏家訓曰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燠衣剃面

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躡高齒屐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求第則
僱人答策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
後朝市遷革銓衡無曩日之親要路非當時之黨求之身而
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當爾之
時誠鴛才也貴游子弟宜書此於座右

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弟禮法為士大夫所宗柳玘為瀘
州刺史戒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
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
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少有疵類眾皆指之所以

不可恃也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問祖宗之澤吾享者是當念積累之難問子孫之福吾遺者
是要思傾覆之易

朱文公居家四本讀書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齊家
之本循理保家之本

劉元城曰人家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
唐李恕戒子云凡居百僚之下言思乃出行思乃動勿輒有
毀譽勿輕論得失申上移牒署必真書慎勿侮弄刀筆議翫
朋僚若恣心縱罵輕出莠言罵父子怨罵兄弟怨既爲怨府

亦謂深讎劉寬不訶童僕嗣宗口不臧否韓子曰善爲吏者
不樹怨勉之勉之

養子弟如養芝蘭旣積學以培之又積善以潤之父子間不
可溺小慈自少律以嚴繩以法則長無不肖之悔

宋文公與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爲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
竊不可子弟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爲此官無
不做慢縱恣觸事情然愚意營一稍在人下執事喫人打罵
差遣乃所以成就之

溫公與姪帖近蒙聖恩除門下侍郎舉朝忌者無數而獨以

愚直處其間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不墜是以受命以來
 有懼無喜汝輩當識此意倍須謙恭退讓不得恃勢作不公
 不法擾官司凌小民使鄉人厭苦則我禍皆起於汝輩而汝
 輩亦不免也

顏氏家訓曰士大夫子弟恥農商羞工技射既不能穿札筆
 則纔記姓名飽食酒肉以此終年或因世家餘緒得一官半
 級便自為足全忘修學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
 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
 觀置身無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又曰讀書縱

不能大成就猶為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
 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

祝氏訓子云憶昔吾兄弟丁爾兄弟之年方且頂斗笠向赤
 日中採山灌圃形容黧醜吾十有九歲始授書爾叔受書更
 後吾兩人夏無葛冬無爐朝夕不輟以有今日而爾兄弟乃
 得垂髻就傅把舊書向北窓下披風而哦免於樵圃之苦是
 爾兄弟受享過吾兄弟遠甚而或劬勤少避可乎不可乎警
 吾言勿等於過耳蚋也
 人有數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長幼尊卑之分不可不

嚴賢否是非之迹不可不辨幼示以均則長無爭財之患幼責以嚴則長無悖慢之患幼教以分別則長無匪類之患孫公家訓子弟擇師必須敦厚雅學習知禮教者厚其束脩不徒專尚文詞書詞亦不可不學風而習之於國之書其生子質敏才俊可憂勿喜便思豫加防簡陶習謙晦沈厚性情禁絕浮誇傲誕者與之游處庶可成遠大之器凡子弟所當痛戒者不一而以不聽父兄師長之言及昵比淫朋爲最若戒是二者自能尋向上路去餘皆不待戒矣沈約冠子箴曰故擇良辰元服肇加成德既舉童心自化行

之則至無謂道賒敦以秋實食以春華無恥下問乃致高車子孫千億廣樹厥家

司馬溫公云世俗好於襁褓童稚之時輕許爲婚亦有指腹爲婚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有惡疾或昔富今貧或昔貴今賤遂至負信棄約連年致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尉嘗曰吾之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婚既通書不數月成婚故終身無悔乃子孫所當法也

顏氏家訓曰人之愛子多不能均自古及今其弊久矣不知賢俊者固可愛頑魯者亦當矜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實所

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爲靈龜明鑑也薛文清云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人往往於仕宦而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爲子孫計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錫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况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呂蒙正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宰相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

侍郎葉鏗云大司寇趙大佑字方崖乃祖廣德守崇賢字次

山訓家甚嚴方崖髫年夜讀懷炭少許欲爲烘足之用乃祖見之叱曰汝少年讀書當習勤苦乃爾不能耐寒耶如霜天雪夜朝臣待漏亦不免於苦寒耳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貴此二語真格言也觀此則方崖之爵位固有所自而前輩家教雖細事要亦有可法者耳

羅倫曰夫所以爲名族者獨在於富且貴乎金張許史韋杜崔盧春花秋夢幻跡無遺安在其顯於今也在於子孫之賢耳子孫之賢在於禮義淑其心禮義足以淑心則視一族猶

一身百世猶一世貧富相收患難相恤讎怨相忘慶弔相交
孝慈相勸友讓相率進而不已至於明明而不已至於誠卽
鄒魯顏孟之風伊洛程朱之化萃於一族矣若舍禮義而以
富貴焉吾末如之何也已

感應篇註云王忠肅公翽爲太宰仲孫璘已恩蔭監生將秋
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如或中
選則妨一寒士且汝已有階將仕又何必爾裂卷火之不令
入試近世公卿子弟專事夤緣縱使僥倖一時勢必日久敗
露縞名蔽賢果何爲乎

王文成客座誠子書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
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毋
使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
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利黷貨之謀煽惑鼓動以益我
子弟之不肖嗚呼繇前之說是謂良士繇後之說是謂凶人
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類戒之戒之

王文成在廣西書示子姪正思等曰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
司考較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我
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

肥家如時俗所尚以誇市井小兒已也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爲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師友之助逮今中年未有所成爾輩當鑒我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麵雖賢者不免况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痛懲深創乃爲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遊高明此言良足以警小子識之楊忠愍公繼盛誠子書曰心爲人一身之主如樹之根如果之蒂心裏若是存天理存公道則行出來便都是好事便是君子這邊的人心裏若存的是人欲是私意雖欲行好事也

有始無終雖欲外面做好人也被人看破如根衰則樹枯蒂壞則果落也心以思爲職或獨坐時或深夜時念頭一起則自思曰這是好念是惡念若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行若是惡念便禁止勿思不可爲分毫違心害理之事則上天必保護鬼神必加佑否則天地鬼神必不容矣做官必須正直忠厚赤心隨分報國固不可效我之狂愚亦不可因我爲忠受禍遂改心易行懈了爲善之志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床席寧讓人勿使人讓我寧容

人勿使人容我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讎於我則卽時丟過見人之善則對人稱揚不已聞人之過則絕口不對人言有人向你說某人感你之恩則云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之其感益深有人向你說某人惱你謗你則云彼與我平日最相好豈有惱我謗我之理則惱我者聞之其怨卽解人勝似你則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不如你則謙待之不可有輕賤之意行之邦家可無怨矣

教大兒不若教小兒教貧家兒雖寬猶可教貴豪子弟尤須痛繩不容輕貸何也彼其驕貴之氣已積於胸中矣非嚴父

良師共效追琢未有能成大器者也

臣鑒錄卷七
 勸部第二十九
 齊家
 事實

臣鑒錄卷七

勸部第二十九

齊家 事實十八條
格言二十二則

事實

漢石奮歸老於家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
 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子孫因長老
 肉袒固謝改之乃許
 繆彤字豫公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弟遂
 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掩戶自搥曰繆彤汝修身謹

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爲敦睦之行

馮良字君卿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爲儀表

南北朝

張湛字子然矜嚴好禮每遇妻子必講說禮訓及前言往行以教誨之如嚴君之御臣下故其妻子亦交相勉飭鄉

黨稱焉

唐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因近代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

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妻就席坐令公主親執筭行盥饋之禮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

李晟治家嚴子姓非晨昏不輒見所與言未嘗及公事女歸崔氏歲旦女歸謁責之曰爾有姑當治酒食待賓客爲歡何得來乎却不許見其隆禮敦教如此子五人愿憲懇聽皆貴而愬乎淮蔡繼世爲功臣按郭汾陽之功優於西平八子皆貴然晞嘗縱卒暴掠爲段秀實所誚曖與公主爭言至不遜非遇寬主幾殆矣餘皆泯泯無聞至自詫爲

奴才則汾陽用寬而西平用嚴故也聖人繫家人而以嗃
嗃愈於嘻嘻至合父母而號之嚴君有以夫
岐陽公主憲宗嫡女工部尚書杜悰配也杜本大族主素
柔順拜起悉用家人禮常與悰謀曰上賜奴婢必不窮約
事我皆奏納之乃自買微賤可制者自是閉門寂然不聞
人聲悰惟讀書主職婦事縉紳稱悰與主爲賢臣賢婦後
悰出刺澧州遣人迎主郡縣廣設供具主悉返之不納悰
在澧三年主不與外事姑寢疾奉藥必親嘗喪則哀慟如
禮諸貴戚聞之皆敬法云

宋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先世
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
間望而知其爲劉氏也

范文正公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公不悅
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
當火於庭

竇學士儀性嚴重家法整肅每對客坐子二侍郎三起居
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呂汲公大防在相位其兄大忠自外郡代還相與坐東府

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謁以二婢挾持而前兄遙曰宰
相夫人不須拜汲公解其意叱二婢使去夫人獨拜於赤
日中盡禮而退聞者歎服其家法之嚴
胡安國子弟或出宴集雖深夜不寢以俟其歸驗其醉否
且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
柳開曰祖父治家孝且嚴朔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卽上手
低面聽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
相聚爭長競短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悉若寇讎
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爲婦人言所惑若

等寧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爲不孝事開輩賴此
得全其家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居家寒月黎明卽詣厨作粥
一釜徧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啓曰天寒何自
苦如此夫人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
我矣

程响字大中性寬而斷中外相待如賓夫人謙慎自牧雖
小事必稟而行治家有法不喜笞朴奴婢諸子或加訶責
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公或有所怒必爲之寬釋

惟諸子有過則不掩也曰子之所以不肖以母蔽其過而
父不知耳

明許令典字同生嘗曰每見巨室豪家賓朋宴集歌舞盈前
堂帷隔於一簾喧笑徹於內外匪第過侈深恚鮮禮濫觴
滋蔓更不忍言昔武原鄭端簡公嘉言善行師世非一締
構之始厲禁梨園迄今四世克守無斲若端簡者真典型
也因以師簡名堂
劉忠愍公球事兄甚謹同居合食始終無間言從弟玘爲
莆田知縣奉夏布一疋卽日封還貽書戒之曰守清白以

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其家法如此

張孟仁妻鄭氏張孟義妻徐氏徐富鄭貧徐不驕鄭不諂
徐母家有遺送必納舅姑所用則請之不問孰爲已物鄭
有一子時或歸寧則徐乳之徐有一子時或歸寧則鄭乳
之不問孰爲已子子亦不知孰爲已母家有一猫一犬犬
就猫子乳之人以爲和氣所感上聞之表其門爲二難

格言

袁氏世範曰人家父子兄弟多有不同者或因責望太過或
是分財不均或人之性情不一作事不齊或聽婦女之言彼

此離間數者皆不和之根也若悟此理父兄子弟各盡其道
父兄愛子弟不必責子弟之必順子弟敬父兄不必責父兄
之必慈則情義之間自得和協至於財物使富者時分惠於
貧不生驕傲貧者無所求於富不生妬嫉亦何爭之有至於
人之性情或柔或剛或謹守或豪縱或喜安靜或喜紛更臨
事之際一是一非自然不同惟各隨所宜不因我是求其必
合豈復爭執至於婦人賦性褊狹其於翁姑妯娌之間大率
輕恩易怨又有婢妾從中挑逗是非以致積恨往往不解此
在爲丈夫者嚴禁婢妾不許傳遞語言同居之人往來行走

須令曳履揚聲使人聞知恐適逢議我彼此生隙其妻妾有
言雖或中情亦不可聽如此則雖欲忿爭從何而起此處家
之要論也

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之禮如有聰明才智
但當佐輔君子助其不及若干預外政便是牝雞之鳴也婦
女挾制丈夫凌虐婢妾不敬翁姑不和妯娌種種惡習雖女
子稟性之劣亦由男子有以養成之語云教婦初來教子嬰
孩凡爲丈夫者須先事事諭之以理不可溺於床第之愛縱
使驕妬尤不可輕信其言凡事令之專制至於女子未嫁者

又在父母朝夕教誨切勿順其喜怒之性今日在家事父母
卽異日事舅姑丈夫之法今日在家待兄弟姊妹卽異日待
妯娌小姑之法今日在家使奴婢卽異日馭婢妾之法少有
過差便當委曲開導萬勿姑息容忍久之慈和樂易德器若
自然矣

顏茂猷曰至僕之分宜有貴賤念彼父母深憐痛惜則相同
一旦勢不得已沒身歸我割肉剜心已自難忍我復從而苛
虐之困以饑寒加以鞭責使其窮愁痛泣無所控訴此豈有
人心者所爲甚至婦女虐婢有炮烙拶割之刑多起於讒妬

一念尤極慘惡試一返觀我之男女供人打罵我能忍乎筋
疲力盡我能忍乎一旦有疾幽置別室哀號怨恫我能忍乎
我不能忍便知他人父母亦復如是是以苛虐之事仁者所
不爲也

胡師蘇曰家中子弟奴僕與外人爭鬪人來告愬只當責備
自家子弟奴僕或訪知事情可惡卽加懲戒以警其後則家
人無生事之擾外人亦諒我無所縱而不怨矣
治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修身
爲次以樹藝牧畜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已而濟人習

禮而畏法可以寡過可以靜攝而無擾擾於前矣
袁氏世範云治家莫如禮男女之別禮之大節也故治家者
必以禮爲先男女不雜坐不同巾櫛不親授受嫂叔不通問
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捆內言不出於捆女子嫁而反兄
弟弗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皆以厚其別也
張簡肅公詩曰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况乃
事奢華軒軒傲里閭僕僕過形衙不知禍所伏方謂勢可誇
勢亦有時歇禍來或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譁
由醇錄云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

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一家之中罹此患者恒多雖聖
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痍疣贅誠甚可惡然不可決去
惟當寬懷處之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

陸象山曰人家之興替在禮義不在富貴假令貴爲公相富
等崇愷而人無禮義正爲家替若簞食瓢飲肘見纓絕而人
有禮義正爲家興吾人爲身謀爲子孫謀爲親戚謀皆當如
此然後爲忠

敖英曰古人家政貴異不貴同蓋慮夫恩之或狎而倫之或
瀆也是以父子不同宮兄弟姊妹不同席而坐不同器而食

男女內外不共井不共湑浴不通寢席不通衣裳不通梳架
不同巾櫛不親授受不通乞假之類皆防之以禮截然有不
容或苟者易曰家人有嚴君焉嚴之云者以禮爲防者也
家訓云至親莫過於父子兄弟而乃有不和者父子或因於
責善兄弟或因於爭財亦有不因責善爭財而不和者蓋人
之性或寬緩或褊急或剛暴或柔懦或嚴重或輕薄或持檢
或放縱或喜閑靜或喜紛拏或所見者小或所見者大所稟
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性合於己子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
合於己弟未必然性不相合則凡臨事之際必至於爭論爭

論不勝至於再三則不和之端從茲漸啓而終身失歡者有
之矣悟此理者爲父兄必通情於子弟而不責子弟之同於
己爲子弟必仰承於父兄而不望父兄唯己之聽則處事之
際庶得和協無乖爭之患矣

慈父固多敗子子孝而父或不察此無異故也中人之性遇
強則避遇弱則肆父嚴而子知所畏則不敢爲非父寬則子
玩易而恣其所行矣子之不肖父多優容子若愿慤父必責
備之無已也唯賢智之人可無此患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
子則吾子固已孝矣以他人之不賢父喻己父則吾父固已

慈矣推而至於兄弟夫婦莫不皆然
與盛之家長幼多和協蓋所求皆遂無相爭也破蕩之家妻
孥未嘗有過而家長每多責罵衣食不給觸事不諧積忿無
所發洩唯可施之於妻子也知此則爲父兄者尤當保家而
子弟處此倍須孝敬矣

人之有子多於嬰兒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爲無故叫號不
知禁止而以罪保母凌轢同輩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
其不然則曰小未可責日漸月積養成其惡及其年齒漸長
愛心日疎微有疵失遂成憎怒據其細過指爲大惡或遇親

故歷歷陳數斷然加以不孝之名而其子實無他罪此父母
愛憎之過也故子幼必待以嚴子壯無薄其愛庶幾初終可
守慈孝兩得矣

教子須令其有常業貧賤而有業可不至於饑寒富厚而有
業亦不至於爲非凡富貴之子弟耽酒色好局博異衣服飾
輿馬與羣小爲伍以至破家者非其本心盡不肖由無業以
自勵每起爲非之心小人贊其爲非則有舖販貨財之利嘗
乘間而翼成之也

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憐恤飲食衣服之

分或有所偏私子之富者或有所獻則轉以與其貧者此正
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以爲怨此殆未之思也試使
我貧父母亦移此心於我矣語謂父母愛少子雖不盡然要
亦有由蓋人生一二歲舉動笑語自得人憐雖他人猶愛之
况父母乎至七八歲恣性啼號或損動器用冒犯危險又多
癡頑不受訓戒故雖父母亦將惡之况長者可惡之日正值
幼者可愛之時其愛憎之心或者從此而分亦勢使然也然
則爲子孫者當知祖父愛之所在長者宜少讓幼者宜自抑
爲祖父者又須均愛不可任意而行使長者懷怨而幼者縱

欲以毀其家

凡人之子性行不相遠而有後母者獨不爲父所喜父無正
室而有寵婢者亦然此固父之昵於私愛亦爲子者實有不
是處要當一意承順則天理久而自協親意久而自回無徒
怨天尤人付之無可奈何也婦有小姑者多不爲舅姑所喜
亦宜持此法

兄弟子姪同居長者或凌轢卑幼侵用其財自取温飽簿書
出入不令幼者預知幼者有覺必起爭端或長者處事至公
幼者不能承順輒取其財以爲不肖之資則長者必不能堪

甚至以最微細釀大患者有之矣要使長者總提大綱時
謀於幼幼者分幹細務必聽於長各盡公心自無嫌諍
人視兄弟如仇讎往往其子因父之意遂不禮於伯父叔父
者殊不知已之兄弟即父之諸子已之諸子即他日之兄弟
我之兄弟不和則我之諸子更相視傲能禁他日不乖戾乎
子不禮於伯叔父則不孝於父亦其漸也故欲吾之諸子和
同須以吾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吾子之孝於已須以善事吾
伯叔父者先之

凡人作事不能皆合人意寧能免背後評議人不傳
遞則彼不聞知若此言彼聞必積成怨恨况又從而增易之
兩家之怨且至牢不可解惟高明之人有聞而亦不聽則此
輩自不能離間矣

維俗論曰房族親戚隣居其貧者纔有所闕必請假焉雖米
鹽酒醋計錢不多然朝夕頻數令人厭煩如假借衣服器用
既爲損污又因以質錢借之者歷歷在心日望其償其借者
非惟不償又行行自若且語人曰我未嘗有分毫假貸於彼
此言一達豈不招怨凡親戚有假貸者不如隨力給與之則

我無責償之念彼亦無怨於我縱不滿其欲而怨亦不至責償時之甚也

別宅子遺腹子宜及早收養教訓免致異日論訟若已習為愚下之人驟欲歸宗尤為難處

...

...

...

臣鑒錄卷七

勸部第三十

睦族 事實十一條 格言四則

事實

周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以為隱君之賜晏子曰自臣之貴

也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為隱君之賜

彰君之賜乎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疎遠是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晏子可謂善睦族矣夫施由親始是

聖賢求仁之大端故睦族之道當以此為法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唐高宗幸其宅問以治家之法乃書百
忍字以獻帝旌其門賜以練帛

宋范文正公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買負郭
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
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
納焉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位
高祿厚而貧終其身既沒之日身無以為殮子無以為喪
唯以施貧活族之仁遺其後而已

韓魏公琦合宗族百口衣食均等無異嫁孤女十餘人養
育諸姪比於已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追葺祖塋上及五
世皆買田植松楸比歿庫無羨錢
蘇洵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
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
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所共誚讓也
劉宰每月旦必治湯餅會族曰非以酒食為禮也尋常宗
族不睦多起於情意不相通今月必會飲有善相告有過
相規有故相牴牾者彼此一見亦相忘於杯酒從容間豈

小補哉不至者必再三招之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明陳恭愍公置田百四十畝充祀先嗣族之用號思遠莊及

卒族人以公無餘貲舉田還公子戴戴不可曰先人置此

以行義也戴取而私之獨無媿乎人謂公有子

徐文靖公溥宜與人為相數年嘗置義田八百畝贍族請

下戶部著籍

程襄毅公信休寧人少時力耕養父母及貴剖田五百畝

為義庄以贍族人

莆田林觀字用賓常遇異人指一佳地曰葬之公卿盛於

麻粟慮君之福德未足以當此奈何公曰吾德則薄吾福

則淺但得此地而與宗族共之豈無一二足當之者異人

歎曰即此一念福德固甚厚矣遂指穴授之公取族二十

四骸與其親偕葬焉後生子元美登進士孫瀚曾孫廷楫

廷機元孫爓皆官至尚書公累贈光祿大夫蓋公念及祖

宗以光令緒篤愛一本全不以彼此為異同仁孝感孚宜

其累世顯榮也

劉文介慕范文正公之風立義倉先祠左貯粟以周乏絕

格言

古人睦族非止同宗以族服考之父族母族妻族皆是今人
不明此義有千金飾裘馬而同氣競錙銖一日食萬錢而宗
族不免於饑寒者何可勝道此其人可與晏子同日語哉
范文正公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
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
待矣汝母亦已早逝吾不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宗族
甚衆於吾雖有親疎然自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
疎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疎則饑寒者吾安得而不恤之自祖
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卹

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於是以俸祿之餘均給族人
云

王氏家訓子孫有官守者反於家必須謙遜見尊長當執子
弟禮不可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若自高自大矜已傲物者
族長會族人聲罪切責之

山東許道充爲學士母喪家居一日族叔負米一囊寘於路
見學士至曰汝爲我負之公欣然肩負隨行送至其家而去
今世博一科一第便乘軒張蓋僕從如雲目無尊長誰敢令
其徒步者乃呼學士負米爲叔者不愚而且怪乎許公忻然

負之傳之家譜垂之國史皆作佳話此恭敬宗親之法也

此處有非常嚴重的水漬或霉斑，導致文字模糊不清，難以辨認。

臣鑒錄卷八

監察御史加一級前翰林院庶吉士臣蔣伊編輯

勸部第三十一

立誠事實十一條
格言六則

事實

宋曹彬爲周世宗掌茶酒宋太祖嘗從求飲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卽位語羣臣曰世宗舊吏不欺王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張忠定公問李昉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信及民
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爾爾只此一
箇信五年方得成
魯宗道字貫之亳州人真宗時爲諭德上嘗遣使召之宗道
方與鄉人飲酒肆使者曰卽上訝來遲何辭以對宗道曰
第以實告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使者如其言
上嘉其忠實後拜叅知政事舉朝憚之目爲魚頭叅政
沈瑋以禮部侍郎知太原時張覺聚黨山谷抄掠州邑招
之不肯降曰前有降者皆見殺今猶昔耳獨得侍郎沈公

一言我乃無疑於是命瑋往招覺卽日降
晏殊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朝召至值鄉試進士便命就試
殊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草尚在乞命別題上
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飲市樓
酒肆往往爲侍從文學供帳遊息之地殊貧甚唯家居與
昆弟講習一日東宮官缺中批除殊次日進謁上曰近聞
館閣臣僚無不日夕嬉遊惟殊閉門讀書如此謹厚爲東
宮官正宜耳殊對曰臣非不樂宴遊直以貧無可爲之具
臣若有錢亦須往耳上益嘉其誠實仁宗時卒至大用

京德爲人忠信不欺友人病篤慮其子不肖密以千金付之曰我死此子必蕩廢無餘俟其將餓死時然後與之後其子果如父言窮苦至極京始召而詰曰爾父有產之家何以至此其子慙而不答京曰我有微物惠汝恐汝又費於歌酒也其子指天自誓京卽取其父所遺千金與之封記如舊其子泣曰我父死時但云善事京公不意今日獲此足徵死生不變之德也其子改過修善節儉自守京子仲遠仕至宰相

陳堯佐知開封府嘗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

姦譬如激水而欲其澄也居官撫民一以誠信舊例每歲上元張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爲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犯法者

元王恂中山人至元間授國子祭酒初爲太子伴讀太子問以爲學之道恂對曰學在正心因舉許衡言人心如印板板本不差雖摹千百本不差板本一差摹之無不差者故正言正行先在正心

明楊溥蒲州人父商於淮一日有關中鹽商急於回鄉將千

金寄楊處三年不返楊攜回家埋花盆中植時并於上遣人往關中物色之本商已故止有一子不知此事楊呼至指花盆謂曰此汝父所寄千金也其子不敢取楊曰係爾家物何必辭其子叩謝去後生溥官太師為一代名臣孫俊民戶部尚書曾孫元祥翰林檢討

吳文恪公訥字敏德性誠實仁宗時以薦舉拜御史巡按貴州還三司齎黃金百兩追送至夔州文恪不啓封題詩謝之曰蕭然行李不艱難便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賊私并土物河神莫許訥生還曾任南京鄰有嫠婦少而美夜踰

坦來奔文恪亟排戶冒大雨而出翌早即遷他所後官至都御史

王士廉為大名府濬縣令時蝗蝻徧境士廉齋戒率僚屬耆老禱於八蜡祠以矢政自責越三日有鳥數萬食蝗殆盡仁宗聞而嘉之顧侍臣曰此誠意所格人患無誠耳苟出於誠何求不得

格言

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無弊者斯播告之既立之後謹守勿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畏而不

敢犯矣若立法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終致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爲不信之具矣今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錢焜曰誠心直道不識人世有機械事淡食敝衣不識人世有嗜好事委心任運不識人世有徑竇事
薛文清云人之自立當斷於心若實見得是當決意爲之不可因人之言而易其守人當自信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爲之加喜雖毀謗之侮慢之亦不爲之加沮

薛文清云欲以虛假之善蓋真實之惡人可欺天其可欺乎

善機不可不充惡機不可不絕

陽明論學唯說立誠二字言殺人須就咽喉上着力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

洪鑪點雪

許魯齋詩曰萬般補養皆爲僞只有操心是要規人心皆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者人欲也然私意勝而不能自克則以不安者爲安矣又云無欲如至清之水秋毫必見有欲如至濁之水雖山嶽之大亦莫能鑑矣

其有... 謂自... 既矣... 我... 得... 學... 則... 善...

臣鑒錄卷八

勸部第三十二

戒淫

事實十五條
格言六則

事實

五代

陳陶劍浦人隱西山操行高潔累辟不起嚴讓守郡日欲
試之遣小妾蓮花往視陶竟夕不納妾獻詩曰蓮花為號
玉為腮珍重尚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空勞雲雨下
陽臺陶答云近來詩思清於水老去風情薄似雲已向昇
天得門戶錦衾深媿卓文君

宋黃靖國為儀州判官一夕被攝至冥冥官曰卿在儀州有
 一美事曾知之乎命取簿示之乃醫士聶從志其年月日
 在華亭楊宅行醫楊妻李氏淫奔從志從志力拒得免上
 帝勅聶從志延壽一紀子孫三世登科靖國既還說與從
 志從志駭曰此事妻子亦未嘗與言不意已書冥籍其後
 子孫果皆登第

元宇文諒字子貞湖州人初領鄉貢入浙省試院頭場占一
 席舍其案上有宇文同知四字試官以文不中式將黜之
 時座主龍麟洲江西老儒也力主此卷卒列榜中及會試

果登高第授同知婺源州事雖曰爵祿前定蓋亦陰德所
 致人鮮有知者宇文年少時嘗授館巨室其女中夜來奔
 堅拒不納明旦託以他故歛書告別此非陰德與事載輟

耕錄

明秦君昭少年遊京師其執友鄧君載酒祖餞既而昇一殊
 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為都主事某人所買
 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達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縱君自得
 之亦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爾秦勉強從命迤邐
 至臨清天漸暄夜多蟲蚋內之帳中同寢直抵都下置舍

館主婦處持書往見主事問曰足下與家眷來耶曰無有
主事意不悅隨以小車取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
昨已作答簡報吾鄧君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付託之意
矣遂相與痛飲盡歡而散後秦之子孫咸至顯宦
冒起宗字嵩少如臯人少年讀書之暇並誦太上感應篇
戊午年二十九病瘍幾殆比入闈及午四肢欲脫昏昏如
夢夜然燭目幾不見卷格天明出闈沉沉若僵揭榜得雋
見墨卷端楷如平時會試下第歸發願誦註感應篇念好
色之事損德尤甚於見他色美一條下借載古今報應事

以助猛省佐繕寫者則塾師南昌羅憲嶽也戊辰新正羅
君夜夢仙流三人一翁二少年老翁蒼顏黃服中立二少
年被紫衣左右侍老者出一册左顧曰爾讀來左立者朗
誦羅君竊聽愕然曰此冒孝廉增註感應篇內見他色美
二句之全註也誦畢老者曰該中旋顧右立者曰試詠一
詩來卽應聲曰貪將折桂廣寒宮那信三千色是空看破
世間迷眼相榜花一到滿城紅咏畢老者笑而去羅君醒
而作書詳述夢中詩緘寄冒公子襄曰尊公捷南宮矣但
榜花二字難解也書以二月九日至比放榜冒果得第榜

花二字唐大中以來禮部放榜姓僻者號榜花而冒姓實應之後起宗仕至憲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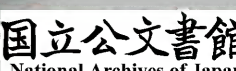
王敏字進德定海人嘗與友夜讀書空舍中夜半鄰女叩門求宿其友欲納之進德拒門厲聲曰吾在此誰敢入我門因疾呼使聞於外女媿不敢出聲逸去鎮將聞其清介欲試其所為召使飲酒幃婦人於偏室酒酣內之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大呼排門取廐馬乘之逃還洪武時以太學生拜監察御史

卞三非博學善詩館於懷氏有女常窺之卞不顧一日曬

履於庭女作書納其中卞得之卽託故歸或投以詩曰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卞答書辨其無此事子謀及曾孫錫皆登進士

成都楊希仲未第時在館舍有少婦絕艷乘夜奔之拒不納其妻在鄉是夕夢神告曰汝夫勵操客齋當令魁多士以彰善報妻惘然不知何事也歲暮希仲歸始言其故明年舉蜀省第一人

陶文僖公大臨年十七赴省試有鄰女夜奔公三却之遂徙居後榜眼及第



陸公容少美風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
夜奔容寢容給以疾與期後夜女退作詩云風清月白夜
窓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
如遲明托故去是秋領薦年二十四登進士官至叅政
林茂先既領鄉薦家貧閉戶讀書鄰家巨富婦慕茂先大
名夜奔之茂先訶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何可污我婦
慙而退茂先次舉登第

曹文忠公龜爲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於驛庭色甚艷
欲就公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片紙書曹龜不可四字

火之終夜不輟天明召其家領去後大廷對策忽飄一紙
有曹龜不可四字遂文思沛然狀元及第

王華號海日文成公父也館一富翁家翁婢妾衆而無子
一夕遣妾就王王峻却之妾出一紙曰此王人意上書云
欲借人間種王卽書其傍曰恐驚天上神終不納明日遂
行後主人修醮道士拜表伏地久不起主人訝問之曰適
至天門遇天上迎狀元榜久乃得達因問狀元爲誰道士
曰不敢言但馬首一聯云欲借人間種恐驚天上神春闈
王果狀元及第位大宗伯子守仁封新建伯

沈桐館孀婦家禮遇甚厚忽一夕奔焉沈峻拒之次日即歸婦恐事泄備禮敦請終不赴薦者切責之屢詰其故終不言次年登第官至巡撫入京某生對門某指揮使第也有女年及笄見生風流瀟灑遂屬意焉試畢後數日女令婢授意於生言父已他往期於是夕相會生懼損陰德不敢諾同寓一友素輕狂竊知之乃偽爲生赴約其婢暗莫能辨引之入女相與歡寢倦而熟睡適揮使歸見門未閉疑焉突入見之大怒拔劍俱殺之首於官明日榜發生登首選因告人

曰使我若輕狂已登鬼錄矣

格言

冒起宗曰諸惡習中惟貪色一關最難打破故三百篇首稱關雎而桑間濮上之什備載垂戒乃知此病今古同然然人分兩種而受病亦異庸夫俗子色心難斷意械未工顯蹈明行罔知顧忌至於文人學士業已肄習聖賢竟爾雅擅風流侈標逸行或賄不足餌而才誘或直不能遂而以巧謀繼繼則托於夙因邂逅便神爲天合終日戒不淫淫心特熾逢人言寡慾慾種更滋千名犯分裂簡潰閑機關不止千般流

毒真兼數世嗚呼人縱才情不減相如何必效臨卽之竊若
事功未齊少伯奚堪倣五湖之遊青衫淚濕事雖美而未必
槩司馬生平紅拂扣門遇誠竒而豈足盡衛公俊偉我願世
人寧甘朴拙莫羨多情縱有機緣且思陰報若腐言不堪入
耳豈往事盡涉虛浮觸目警心吾所望於文人學士者百倍
於庸夫俗子矣

上陽子曰唯淫慾爲諸惡之首修行之士先當屏絕長春真
人以慾爲第一戒太微靈書以慾爲十敗之首修行無他但
能真實絕慾餘皆易事耳

戒淫編云吳文定讀書每至夜半氣愈肅色愈莊有室女悅
其才夜奔之文定驚避數里終亦不言後遂得大魁五福薦
臻同時唐解元亦讀書僧舍血氣未定淫一女子後雖得一
解旋以事見褫坎珂以死可見陰德兩字上帝最重作善降
祥聖謨非誣夫以唐之才本不遜於吳而雲泥頓隔才不勝
德如此况其下者復可問乎諺云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凡百
君子萬勿以才子風流四字自陷輕薄樂片刻無益之淫昏
消終古無窮之福祿則自利利他福有不可言者殷鑒不遠
前事可師吳唐兩公實爲明證

有人患好色問王龍溪先生先生云有人設帷帳指謂中有名娼汝可褰帷就之汝從而入視乃汝妹汝女也此時亦淫心頓息否曰息矣先生曰然則淫本是空汝誤認作真耳明霞可愛瞬眼而輒空流水堪聽過耳而不戀人能以明霞視美色則業障自空人能以流水聽絃歌則性靈何害黃家舒讀胃憲副感應註廣其意爲文曰殺盜淫三業淫根尤爲難拔寶蓮香尼曾持菩薩戒猶以誤作此見致猛火焚燒墮無間獄而况博地凡夫習氣深重者乎惟是最易失足只在艷冶當前勃然難制之一刻此一刻中謂王法不及加

謂清議不足畏謂名節不足顧惟有因果二字庶幾足以制之就因果中又惟功名一途足以奪之試取憲副註語細勘閉目不窺坐懷不亂於已何損可以登大魁致顯位享榮貴福子孫不過片念能持較之半世青燈黃卷與他途積德累仁遂事半功倍若此人非至愚何苦不勉自禁抑否則縱情任意彼墻花路柳粉白黛綠轉眼成空而由此奪算由此滅祿甚則由此殺身人卽至愚亦何苦以俄頃之歡娛博終身之荼毒顧巫雲楚岫幻夢方酣誰爲喚轉則其得力又不在此一刻而在平日友朋訓迪見聞漸染之力惟胸中於因果

二字深信不疑觸境猛省自能警地迴光至於淫報既重則防淫之功與導淫之罪其報自當不輕卽如憲副此編輯於戊午捷於戊辰流播幾何已足上簡帝心成名登第然則從憲副事類推之正使筆不長者述貲不任流通但能以表章感應救拔淫迷爲念或廣坐危言或密室苦口身之所接於邪正關頭莫輕放過無怯擲掄無避迂腐宛轉勸導千萬人中必有一二人受其益者其功且與憲副等又從憲副事反觀之世間有桑間濮上未必躬親而喜談樂道一唱百和又有羣聚閒居齒牙得利誇香車寶馬之勝遊訝高髻雲鬟之

新樣二種偶然寄興不盡有心然每因言者津津遂至聽者躍躍於是有烏衣子弟白雪才人聞佳麗而意消憶珮環而魂繞積想成癡積癡成蕩揆厥流毒誰爲厲階試取憲副事相較彼防淫之獲福若此則導淫之獲罪何辭此在優伶狎邪以此娛紈袴博酒食何足深誅而稍知義理者何苦以口舌之風流消平生之福德若夫筆擅江花賦工謝月則遊戲筆墨更望慎旃勿輕造目挑心招之艷詞勿妄編馬上墻頭之小說遠不具論卽如烟鬟穢史早登鬼籙童癡媒編顯受譴罰一則闕閱高門一則菰蘆名士天意所鍾豈必在憲副

輩下而坐受天黜與憲副此案尤堪對照也

臣鑿錄卷八
勸部第三十三
息兵
事實二十六條
格言四則
事實
漢趙克國自金城令拜將軍請罷兵屯田塞下諸羗乞降隴西父老咸懷其德
班彪勸隗囂歸光武囂意欲與公孫述連兵彪著王命論以諷切之囂不聽彪遂避地河西為竇融畫策使專意事漢後帝擢用彪以為三公

臣鑿錄卷八

勸部第三十三

息兵
事實二十六條
格言四則

事實

漢趙克國自金城令拜將軍請罷兵屯田塞下諸羗乞降隴

西父老咸懷其德

班彪勸隗囂歸光武囂意欲與公孫述連兵彪著王命論

以諷切之囂不聽彪遂避地河西為竇融畫策使專意事

漢後帝擢用彪以為三公

董宣爲江夏守先是州有劇盜宣入境移文曰朝廷以太
守能擒賊故辱斯任檄到幸思自安之策賊卽時解散

劉馥字元穎揚州刺史單車詣賊壘招撫數萬建州治立
學校廣屯田築堰禦水患郡賴以安子靖爲廬江守亦有
聲

皇甫嵩拜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初鉅鹿張角以妖術惑衆
聚徒數十萬皆著黃巾爲標幟角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
公將軍弟梁稱人公將軍旬日之間天下響應嵩與中郎
將朱雋合兵進討角等悉擒嵩請冀郡一年田租以贍饑

者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
得皇甫兮復安居

諸葛亮征南至滇池聞孟獲者爲彝漢所服亮生致之使
觀營陣七縱七擒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南朝周韓褒累遷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人廢耕業褒至適
會寇來乃不下屬縣人旣不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於
不覺以爲州先未集兵必不能追躡由是益懈不爲營壘
褒先勒精銳伏北山下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
伏擊之盡獲其衆故事獲生口者並送京師褒奏曰所獲

賊衆不足爲多俘而辱之但益其忿耳請一切放還詔許焉自此抄兵頓息

魏李崇字繼長頓丘人孝文初爲荊州刺史鎮上洛勅發秦陝二州兵送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人懷懼孝文從之乃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人卽帖然

唐嶺南馮盎部落遞相攻粵諸州守奏盎反太宗欲發兵討之魏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告者已數年而盎兵未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

煩兵而服上乃遣使諭之盎遣子智戴隨使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賜絹五百疋

明皇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非殺數萬人不能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上意不決董延光請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曰今日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克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

始安獠反桂州都督裴懷古飛書示以禍福獠卽迎拜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獠蠻無信不可忽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况人乎遂詣其營賊衆大喜嶺外悉定

吳越王錢鏐時勤貢獻鏐死謂子俶曰無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及宋太祖立俶事之彌謹聞宋平江南大懼乃率妻子來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賞賚甚厚旣歸視事命徙坐於東隅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咫尺敢寧居乎每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時江南太原皆竭兵力征討始克平定獨吳越早自效順至太宗時復來朝籍境內軍州縣

以獻蓋不勞兵損甲殺害生民其於仁禮可謂兼之矣改封淮海王兩弟及子孫俱顯官賜賚寵待冠絕當時

宋种世衡字仲平知環州蕃部有奴訛者素偪疆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郊迎世衡約明日造其帳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詎可失期遂緣險而入奴訛訝曰公乃不疑我耶率部落羅拜聽命

王德用爲定州路總管日訓練士卒久之士殊可用會契丹有謀者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吾正欲其以實還告

百戰百勝不如不戰勝也明日故大閱士皆踴躍思奮乃陽下令具糗糧聽吾旗鼓所向覘者歸告謂漢兵且大入遂來議和

王均亂蜀朝廷忿蜀再亂命雷有終將兵平討意欲屠城中所素敬者因相率從間道出迎王師叩頭告曰蜀人懦弱城中皆平民其脅從者特畏死耳城下之日願無肆戮鉏其凶黨可也三人陳議慷慨有終爲之改容曰不聞長者之言屠城必矣由是一城之民得脫於死范之力也章

郇公得象之祖事王正爲大將守建州嘗遣一部將刺事軍前後期當斬章意憐之猶豫未決夫人練氏曰旣惜其才何不寬貸因密諭令遁旣遁投江南復爲將諱李文徽麾下文徽攻建州部將正董其役城將下先遣人戒城中曰有能活練氏一門者有重賞練氏聞之急遣人報曰妾夫婦當死建民無罪不盡救建民當先建民死部將不得已爲之戢兵由是一城之民亦獲免死練之力也范氏後爲蜀中望族子孫蕃衍有官者嘗百數人章氏亦爲建之大族位至卿相者相踵皆練氏後二家所救如此而天之

報之亦如此人苟能於水火盜賊饑寒疾疫刑獄逼迫逆旅狼狽一切危急皆能如此存心事體雖不相侔其為救危則一也

太宗時議者言宜取幽冀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燕冀不足取也使緣邊諸塞撫御得入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矣

何湛通判瀘州權知郡事蠻寇乞弟率眾攻城湛單騎至賊營諭以利害乞弟亦單騎送湛入城歡飲散去民賴以

安

余靖字安道嘉祐初交趾入寇拜靖廣西安撫使甫下車移檄交趾械送首惡數人斬於境前後經略十五載恩威並著雖在兵間手不釋卷

查道字湛然為果州守洞賊作亂相戒曰查使君以仁義撫此境大得眾心未可攻也抵城而遁

殷澄華亭人好行善事每大雨雪載柴米以救饑寒人稱殷佛子元兵至大肆屠戮澄詣軍前曰民心歸德不可逞亮願求殺我一人以活千萬人丞相伯顏義之授澄軍民

都總管使守其地澄不受乃以野服黃冠隱九峰三泖間
遇仙而去

元嚴實字武叔泰安長清人仕元拜金紫光祿大夫從木華
黎之弟帶孫取彰德既下又破水柵帶孫怒其反覆驅老
幼數萬欲屠之實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爲所勝
從果何罪耶帶孫從之繼破濮州復欲屠之實言百姓未
嘗敵我豈可與執兵刃者同戮濮人免者又數萬大兵由
武關出襄鄧實在徐邳間以爲河南破屠戮必多乃載金
繒往贖之且約束諸將毋妄殺掠靈璧一縣當誅者五萬

人實悉救之會大饑民多餓死實命作糜粥盛置道傍全
活者衆實部曲有逃歸益都者數十人益都破皆獲之人
以爲必殺實置不問實族屬在東平爲王義深所害河南
破實獲義深妻子厚周恤之送還鄉里其寬厚長者類若
此及卒遠近悲悼追封魯國公謚武惠子忠貞金紫光祿
大夫忠濟資德大夫謚莊孝按好生惡殺天地之心也師
旅所至玉石俱焚自古然矣嚴實身處偏裨累以大義動
主帥止屠戮之慘及在徐邳復恐河南之民橫遭塗炭乃
載金繒往贖且戒殺掠活饑民不修舊怨史稱其爲長者

宜哉既歿而遺愛在人蜚聲朝野榮膺封謚後嗣貴顯天之報施彰彰矣彼以屠殺為威者終遭顯戮乃諉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不亦誣乎

明徐達鳳陽人為將戰無不克令出不二與士卒同甘苦傷殘疾病者親問給藥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時陳友諒寇池州擒其眾三千人副將常遇春謂曰此皆勅敵將為後患當誅之達不聽與張士誠戰皂林獲眾六萬不戮一人悉歸京師暨入北平遠近悅服百姓聞其至者室家相慶後封魏國公中山王顏茂猷曰漢鄧禹宋曹彬明徐達

皆以不殺得元功夫開平之勲不後中山而被革奪爵至嘉靖乃復豈非天哉用兵之道仁為先勇次之

李文忠下浙江杭州守將潘原明遣員外方彝詣軍門納降公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卽磔以示信由是內外帖然民不知有更革事王信以功累遷至都督靖州及武岡蠻亂守臣議勦之信巡邊面諭竟不煩兵而下召諸苗獠以羊酒且詰其順逆之故皆稽顙曰累歲苦麾使征索故作亂且將軍待我如此尚敢反耶

宣宗既擒高煦羣臣咸請移師向順德襲執趙王獨楊士
奇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母惑羣言上不
憚久之召士奇諭曰吾亦思之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吾
今惟一叔奈何不愛但當思所以保之之道乃對羣臣言
章遣駙馬袁容賚以示之使自處士奇曰更得兩書親諭
之尤善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卽與護衛且
上表謝恩浮言始息
顧雲程鎮永平時塞上吏務襲搗巢之名以邀爵賞帥尤
繼先謂曰吾腰未玉公未開府一出兩得矣雲程厲聲曰

異日開釁招侮身潤礎鑽吾逃死非逃賞也尤乃止
正統間鄧茂七倡亂於福建士民從賊者甚衆朝廷命張
楷討之計擒賊首復委謝都事搜殺東路賊黨謝求真賊
之外凡可疑及未附者密授白布小旗約搜路兵至各插
門爲信預戒兵丁毋得妄殺全活萬人後謝生子遷官至
大學士孫丕復探花及第

成化中安南累擾占城占城請討之汪直因欲以爲功傳
旨索永樂中調軍數時劉大夏爲職方郎中故匿其籍尚
書余子俊責罰胥吏至死大夏竟不出之及事過子俊私

日曆金 卷八 九
訝兵籍亡失刺刺不休大夏乃言其故子俊曰時何不言
而枉死一吏乎大夏曰一人之冤小千萬人之命大子俊
歎服揖之曰公不日登此座也後大夏果爲兵部尚書

格言

漢宣欲出兵爭車師故地魏相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
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
故不忍憤怒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謂之貪兵
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強大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
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妾殺

夫者凡二百二十三人此非小變左右不憂乃欲發兵報織
芥之忿臣恐內憂滋深也上從相言遂止無名之師弭連兵
之禍後相封高平侯

房元齡疾篤勸太宗罷征高麗疏曰陛下每決重囚必令三
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
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卒謚文昭元齡當國夙
夜在公不欲一物失所此可謂名宰相矣

富弼爲司空侍中同平章事知帝果於有爲曰人君好惡不
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鑒人善惡

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繫禍福不細帝默然

呂蒙正嘗因召對論及征伐對曰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然之

太宗嘗問蒙正曰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然之

臣鑒錄卷八

勸部第三十四

減賦

事實二十條
格言二則

事實

隋蘇威父綽在西魏時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子威聞父言每以為已任後為隋少保奏減賦役務從輕簡文帝從之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無以行其道

唐陽城爲道州刺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
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
是罷貢州人感之以陽名子

孔戣在憲宗時爲諫議大夫條四事一朝多冗官二吏不
奉法三田不盡墾四山澤權酷爲州縣害帝嘉納之南海
淡菜蚶蛤有歲貢戣以爲自海抵京師道遠水陸煩費歲
積錢至四十三萬入奏罷之會嶺南帥闕帝謂相裴度曰
向論罷南海進蛤菜者爲誰今安在度曰祭酒孔戣也卽
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旣至免屬州逋負十八萬緡米

八萬斛黃金稅歲八百兩嶺南守宰俸薄又不以時給吏
得藉口爲貪暴戣乃倍其俸而料俸外取索者必以法繩
之由是吏自重慎法南方鬻人口爲奴婢戣禁絕之始番
船至泊步有下碇稅有閱貨宴所餉皆珠犀珍異戣絕不
受海商有死者官籍其貨滿三月無妻子詣請則沒官戣
念海道往復以歲計有左驗不爲限悉推與之召爲吏侍
郎轉尚書左丞子遵孺溫裕皆以學至大官

李允則知潭州時多暴斂州人出絹謂之地稅絹屋每間
輸絹一丈三尺謂之屋稅絹耕牛每歲輸米四斛牛死亦

輸謂之枯骨稅允則至一切除之

宋王永爲右補闕吳越納土受命往均兩浙雜稅先是浙田稅畝科三斗永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以擅減稅額永對曰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旣爲王民豈當復仍僞國之法太宗從其說凡畝稅一斗者自永始尋除右司諫終於京東轉運使有五子臯準覃鞏罕準之子珪爲宰相累世子孫蕃盛

李師中字誠之知洛州民負茶稅追繫者甚衆師中寬之令鄉置一櫃籍其名許日輸一錢歲終逋者盡足

真宗時農器有稅呂夷簡知濱州以河北邊境徭賦繁重當勸民力田請除農稅帝曰務穡勸農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詔諸路並除之時王旦爲首相王曾由三元致位中書舍人德望隆重嘗與旦論人物旦曰有知州呂夷簡當與舍人共相時王曾頗自負不甚以爲然問其故旦曰嘗觀其請除農稅一書委曲周浹存心天下真宰相器也後夷簡知開封府嚴辦有聲真宗識姓名於屏風將大任之未果帝崩劉太后臨朝遂擢居叅政尋平章事果與王曾並相凡執政二十年

蔡襄知福州修治瀕海渠塘以溉民田奏減前代丁口稅之半

王拱宸請權河北鹽張方平力諍曰河北舊法犯者皆死民請均額隨稅輸納禁乃獲弛今若復議卽再權也上悟卽日除之

鮮于侁爲利州路判官時詔監司各定所部賦役錢數利州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鮮于侁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爲奏時諸路役書皆未就帝是侁議諭曾布頒以爲式因黜瑜而擢侁爲轉運副使

王欽若母賓古同侪三司一日賓古曰天下宿逋之財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亡族破家此民大矣俟啓而蠲之欽若卽命吏理其數翌日上奏真宗大驚曰先帝豈不知耶欽若曰先帝非不審其弊畱與陛下收天下心真宗爲之泣下遽詔有司悉赦之欽若自此宸眷特厚

宋宣公綬判三司朝廷有旨盡放天下逋欠稽期不報者尚有六十八州公上疏論列乞委監司責近限覈實由是獲實放者凡數百萬釋械繫者三千二百六人王文穆欽若建言乞盡蠲天下宿負以廣恩澤自乾德至咸平所放

者凡一千餘萬釋械禁者三千餘人侍郎陳希亮掌三司
戶部時榮州煮鹽歲久澹竭者一十八井而有司督課如
初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反覆論列悉還所籍歲蠲虛
額三十餘萬此皆不欲重困民力者也
范仲淹少孤貧嘗謁相士問云能作宰相否相士曰不也
再問能作名醫否相訝之曰何前問之高而今問之卑也
仲淹曰惟宰相名醫可以救人相士贊曰君仁心如此真
宰相也後參知政事邊郵有警自請行邊麟州新罹大寇
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爲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

稅罷權酷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與富鄭公當國閱
監司簿之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之甚易但恐
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卒謚文正追封
魏國公子純仁復爲相宗族蕃盛登仕版者代不乏焉
朱文公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徵歲免七百萬

遼劉六符謂燕薊雲翔本皆中國地不樂屬我非有以大收
其心必不能久遼主宗真問曰如何收其心曰歛於民者
十減其四五別民惟恐不爲北朝人矣遼主曰如國用何
曰臣願使南朝求割關南地而增戍閱兵以勝之南朝重

於割地必求增歲幣我姑爲不得已而受之俟得幣則以
其數對減民賦可也宗真用其策得增幣而他大臣背約
纔以幣之十二減賦民固已悅矣及遼主洪基嗣立六符
爲相復請用原議悉以銀絹二十萬之數減燕雲租賦其
後遼政雖亂而人心不離豈可謂遼無人哉

明楊士奇入奏事仁宗望見笑謂蹇義夏原吉曰新學士來
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恩詔甫下而傳旨賦北
京山東粟八十萬觔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上喜
曰吾固知言之成理卽令減四十萬

周文襄公忱巡撫南京蘇州糧額二百九十餘萬公與知
府况鍾奏減八十餘萬石立濟農倉會歲大稔奏於朝請
以官鈔平糴且勸借儲積以待賑蘇州得米三十萬石松
常有差分貯於各倉又三府當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
以給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每用六斗致一石公曰彼
能於南京受俸獨不可受於此乎旣免勞民且省費六十
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患矣遂請於朝從之益以各場儲
積之贏及前平糴所儲凡六十餘萬有奇松常次之每歲
插蒔之際於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每家給與二

石秋成抵斗還官若民夫修圩岸濬河道有乏食者計口
給之江南胥被其利計共六十餘萬亦皆德澤之效
袁黃遇雲谷禪師授以功過格發願行三千善及成進士
授寶坻知縣夜夢神人告曰居官行善極易極大卽如錢
糧一節若肯請減其善寧有涯耶袁悟因力請上臺查其
侵牟飛詭減至大半邑人咸頌德焉其後擢陞比部子儼
亦成進士

况鍾守蘇州初至佯不解事吏抱案請判鍾顧左右吏欲
行止鍾輒聽吏大喜謂太守愚越三日鍾召吏詰曰某事
宜行若顧止我某事宜止若顧欲我行縛諸吏拷掠投庭
下死者數人吏大懼謂太守神明鍾與周文襄請究收糧
法除免舊徵三之一以其二之一爲轉輸費餘入濟農倉
爲來歲經費本每旱澇發餘米賑給活數萬人鍾爲守時
勢家犯法立死杖下寒門下士有行藝者時時賑贍任滿
民叩閭畱者八萬人陞正三品仍守蘇州七年
桑翹爲江西萬安令邑界閩廣賊巢苦無城翹議築之時
舊址多沒於權貴異議羣起翹歎曰一人任怨萬姓獲安
吾所願也首捐俸以爲民倡計其費不下數萬一時尚義

者各輸資以助而城遂成上大喜勞以白金文綺時亢旱
申請於上得免稅之什三活民數萬江右所轄邑七十有
二巡撫薦翹治行第一會考績之京萬安父老詣闕乞留
復奉詔視邑事前後更五載璽書賜勞焉

格言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淮民沙田以助軍需上喜行之
葉子昂爲相奏曰沙田乃江水出沒之地水激東則沙漲於
西水激西則沙漲於東百姓於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未可爲
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田租並復至今未征况沙田乎上大

悟卽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逮俊彥責曰汝言利求進
萬一淮民怨咨爲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彥惶汗
免冠謝久之乃釋

張居正請蠲積逋疏曰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
與現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一年所入僅足供當年之
數不幸遇荒父母凍餓妻子流離現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
有餘方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現年所徵
那作帶徵之數名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又
是將來之帶徵况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役沓至

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指交納以欺瞞
適足增谿壑之欲甚至不才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往往有
之夫與其敲朴窮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施曠蕩之恩蠲與
小民而使其戴上之仁哉

吳興平楚獄一折獄亦夫百故一平也人對吳府當平之
獄獄五情離離獄獄以刑罰窮於法律與乎其
吳興平楚獄一折獄亦夫百故一平也人對吳府當平之
獄獄五情離離獄獄以刑罰窮於法律與乎其

臣鑿錄卷八
勸部第三十五

勸部第三十五

廣慈 事實二十條
格言五則

事實

周噲參一名鵠養母至孝曾有鶴為人所射窮而歸參乃收
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參門秉燭視之鶴雌雄雙至
各啣一明珠相贈鬻數萬緡參家遂富

漢張負拜武威太守其俗凡二月五月生子及與父母同月
生者悉殺之負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易百姓為立

祠後官至九卿

晉孫真人未得仙時出遇村童擒一蛇困憊將死真人買放水中後默坐忽一青衣來請隨赴之至一公府則所謂水晶宮也王者延置上座謝曰小兒昨日出遊非先生則幾死矣設宴款留畢復出種種珍寶為贈真人辭不受曰吾聞龍宮多秘方傳吾救世賢於金玉多矣王遂出玉笈三十六方授之真人由此醫術彌精得證仙果

南北朝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為晉平太守郡舊出鬚蛇膽可為藥有餉以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一夜蛇還床下

復送四十里外經宿復還故處愿更令遠送山中乃不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也

桓闔告陶隱居曰君陰功著矣但所修本草以蟲蟲水蛭為藥功雖及人而害及物命以此淹留人世隱居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另著本草三卷行世以贖其過十二年果形解仙去

唐京兆韋知十煮一羊脚半日猶生更命重煮還復如故乃割之中得銅像長徑寸光明照灼因合家放生戒殺不復食肉

白龜年得異書能辨九天禽語九地獸言一日過路州太守延與之坐適吏卒驅羊三十餘過庭下中一羊鞭不肯行且悲鳴守曰羊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中有羔將產俟產訖甘就死守乃畱羊不殺果生二羔

宋韓魏公帥定武時有禁卒私逃而顧其母復至者軍中執之按法當死卒曰誠知擅去當誅但母病垂危恐不復見近隔數壁得一見死無恨矣公核其實惻然卽以便宜釋之

蘇文忠公與朱鄂州書云昨王殿直天麟見過言岳鄂間

田野小人例只養一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啣嚶良久乃死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其在母腹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援其衣若有所祈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准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

以必行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充之
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
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得活者豈可勝計哉
王侍制喜放生嘗買螺螄千萬放之一日舟至漢江風濤
暴作將所誦金剛經投水中風濤遂息後至京口見舟尾
一物出入波間取之乃千萬螺螄團成一毬開其中乃昨
所投之經毫髮無損

溫璋爲京兆尹置鈴索於廳前使冤訴得以速達一日獨
坐屢聞鈴聲跡之無人但有一鷓集其上璋曰必有覆巢

而取雛者既得其人因杖警之

徽州府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採取其子太守王夢龍
方據案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是
復巾巾來還乃竟攫探巢者之巾以去太守推知其故杖
其卒而逐之

喻仲寬知順昌閩人生子才過三數臨產卽先具盆水溺
之盆中謂之洗兒建劍尤甚仲寬至作戒殺子文召父老
坐廡下親酌酒出文以勸不半年間所活者已千數民遂
以喻名其子

宋代凡郡縣立慈幼局貧家子棄不育者許抱至局書生
年月日爲置乳媪鞠視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局取養歲
稜道無拋棄者

王敏仲家七世不殺又好放生至敏仲有邪見者教之曰
不殺不放付之無心不必着相敏仲生疑以此問法華禪
師師厲聲叱曰公大錯豈可落空見耶面前木頭皆是無
心著幾箇木頭能救得世間一箇苦衆生耶汝急懺悔邪
見之罪敏仲大悟發心放百萬命因歲饑遇蛤蜊數十斛
悉以粟易之誦經持咒投之中流夜夢文殊菩薩現金色

身慰諭之曰我憶往劫亦曾生蛤蜊中但堅汝心救衆生
苦敏仲大加信異乃著勸世文王渙平日發願放生遇賣
禽魚者必增價以酬惟恐爲他人買而殺之宣和間得病
夢人告之曰汝放生已滿百萬自合延壽疾果愈故知諸
聖於一切微細含靈慈心護念有如此也

明孔貞運有悼鰲詩記曰客有餽甲魚者適友何如心至烹
以佐酒飲畢魴發不止家人驚揣所致庖人逡巡前曰亭
午所烹內有一小羅漢焉叱以爲誕索視之宛然一達磨
祖師也兩手交搭跌坐莊嚴頭長面凹眼光如漆爪指絲

髮具備其肉色柔膩如小兒止少聲氣耳噫佛性慈悲顯
化何地何物何時不有奈何以口腹而令金剛不壞之體
置之鼎鑊也因述舷上人詩云牛毛各現諸如來若損一
毛損諸佛由今思之夫豈欺我遂發願永斷此味
錢邦偉爲貴溪令其俗生女多不舉錢巖著爲令殺女者
五家連坐所活無算後官至郡守子孫大昌
陳毅軒令諸暨其俗多溺女陳爲設法勸止又念民苦嫁
女費爲裁定上中下禮儀著爲令民以爲便其俗遂化子
仁錫探花及第

汪良彬遇春社日及生日必市生螺若干石放深水中凡
鳥獸昆蟲得之網羅者銀不足必借而活之忽南鄰宰牛
牛奔入其家跪於前良彬買而養之僧寺踰五年死葬之
汪後以子貴封兵部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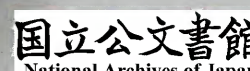
中憲龍翔霄夫人傅氏夢人告曰上帝知汝夫爲高義贖
還賣女并施棺事皆大陰隲且爾亦好善若戒食牛肉子
孫昌盛卽舉家戒食牛并刊文勸世後子孫科第相望
孫一謙爲南部司獄舊例重囚米日一升率爲獄卒攘去
又散時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囚初入獄獄卒驅穢地

索錢不得不與燥地不通飲食一謙嚴禁之自定一秤秤米計飯日以卯巳時持秤按籍以次分給其食甚均見囚衣敝時為澣補視輕繫之尤餓者予重囚飯之半囚得不死獄卒無敢橫索一錢者每秋曹郎視獄問囚有苦欲言者乎皆對曰幸甚孫君衣食我如是三年轉靈山吏目王司寇世貞贈以詩曰青衫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欲低猶有水廬方畝地赭衣能作數行啼蓋紀實也

格言

關景揮戒殺文曰人與物並生於天地之間人性則靈物性

則膏靈之與膏雖殊而其臨鼎鑊負痛楚惜性命戀眷屬之心則與人無以異也人或為針刺湯火所傷輕則輦蹙重則悲號其自愛也若是而乃拘繫羣畜穿喉剖腹燔削鱗毛剗剔腸骨殺魚驚於沸鼎置螺蛤於炭然為饌百品燕樂咀嚼竟不知宰殺之時痛徹心髓而不可忍也是物非不能言以告也蓋嘗號呼而人不能曉耳力非不能爭也以人之強而難勝耳嘗觀屠人驅畜就死地皆作惡聲欲進還退害子而母號殺母而子鳴顧盼羣隊氣喘肉動故有殺牛而牛泣殺羊而羊跪犬見屠夫而吠禽見弋者而噪又魚炙蛤蚌之屬



取視其肉皆附於上殼蓋就涼冷而避痛熱由是推之則物豈有不畏死者乎此等性命爲人殺害臨命終時心識昏亂如何更得了悟無生脫離惡道嘗聞沈邁內翰言通判江寧府日庖人宰羊俄而羊與刃俱失疑爲人所盜去忽見羊啣刀瘞於牆下自後沈公之好生亦緣此也又周豫學士言令庖者烹膳聞有首尾就湯而鞠躬向上者每怪之庖者曰凡腹中有子者皆然也夫物有甘就死而愛其子者是則人之性物之命安可異哉人苟能存是心則走獸之在山野飛鳥之在林藪龜魚鱉蟹之類游潛於江湖自樂天性而遂其生

長矣又何必恣其殺害求口腹一時之適也

何龍圖戒淹女歌云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爲萬物靈奈何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生男旣收養生女胡不舉我聞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語啣嬰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此我因勸吾民母爲殺其女荆釵與裙布未必能貧汝隨分而嫁娶男女俱得所此歌散民間萬民當記取
天地之氣暖則生寒則殺春和氣融勿論盛卉茂木卽枯木廢草亦發新枝故性氣清冷者面帶憂容受享亦涼薄卽在

富貴之家亦必無大福天下未有氣寒而不殺者
顧錫疇曰心心習殺殺心馴熟斷未有能親且仁者心心戒
殺悲心馴熟斷未有不能親且仁者所謂因其積習最重處
猛與鉗錘令人回光返照直認本原可使一點仁光透十方
遍萬劫而非徒爲諸蟲乞命之說也

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一收街市遺孩倩人看養俟長願識
認者歸父母而團圓二每冬收老稚乞丐貧人入本家養濟
院日給錢米滿一年令自便求趨三普施應驗湯藥救人疾
苦四施棺木周無力之家五女使長大不計身錢給衣資聽

其適人六專一戒殺遇飛走物命買贖放生七每遇荒年貴
糴賤糶八修寺觀損壞者裝聖像剝落者治橋梁道路溝渠
不通者九客旅流落者量遠近助糧還鄉十居推司凡遇冤
枉必與辨雪

臣鑒錄卷八
 勸部第三十六
 好生
 事實二十五條
 格言九則
 事實
 周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
 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仁者天地之心
 也天地以生物為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
 秦西巴侍孟孫獵得麋其母隨麋而鳴秦西巴不忍縱之
 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載召為太傅左右問故孟孫曰秦

臣鑒錄卷八

勸部第三十六

好生

事實二十五條
格言九則

事實

周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

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仁者天地之心

也天地以生物為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

秦西巴侍孟孫獵得麋其母隨麋而鳴秦西巴不忍縱之

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載召為太傅左右問故孟孫曰秦

西巴以一魔而不忍又能忍吾子乎從此位至相國
漢黃霸爲封溪令部人陳廉攜酒并猩猩以獻霸問曰何物
人未及應囊中語曰牛酒并僕耳霸以其物有靈開囊放
之猩猩悲啼而去
何比干武帝時人通律法爲汝陰獄吏決曹掾平活數百
人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父一日大雨比
十夢貴客滿門車馬簇擁覺以語妻語未已門有老嫗至
求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沾漬比干異之延入坐須臾雨止
嫗辭去謂比干曰君先世歷有陰德及君身治獄平恕今

天賜策以廣君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凡九百九十
枚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嫗忽不見比干時
年五十八已有六男後再生三子累世榮顯皆如嫗言

南北朝

高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每以獄者人命所係必加詳慎
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面而
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况凡人能無咎乎嘗謂人曰
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
矣後果年至百齡得微疾孝文文明太后遣使備賜御膳
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醢百有餘品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

羅列於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以贍容矣表謝而已不及他慮如是數日夜半卒家人皆不覺詔給絹一千疋布二千疋綿五百疋錦五十疋雜綵百疋粲千斛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蒙賚者莫及朝野榮之

北魏陸侯九世孫彰好生戒殺曾膺重病藥中須桑螵蛸子彰不忍害物遂不服焉其仁如此六子皆顯

隋高祖卽位虞慶則勸高祖盡滅宇文氏高祖怒曰君讀書人不足從之惟李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高祖怒曰君讀書人不足

平章此事於是盡誅之後慶則被誅德林進爵爲子子百藥爲唐名臣

唐顏魯公隨所守郡立放生池乾元二年詔諸道各置池放生魯公手書序銘其詞云去殺留惠好生止辟率土之濱臨江是宅寶勝如來疇庸允格真卿勒銘敢告凡百

蕭遙欣七歲出齋見有彈落飛鳥爲戲者遙欣曰凡戲多端奈何事此且鳥自飛翔於人何預殺此可憫聞者輒罷此戲

宋薛居正事太祖初知朗州亡卒嘯聚爲盜監軍疑城中僧

千餘人皆與謀欲盡殺之居正緩其事賊擒而僧不與咸
賴以活

蘇學士軾於元豐三年謫居黃州岐亭北有白馬青蓋來
迎者則故人陳慥季常也蘇久戒殺恐季常之爲客而殺
也作詩爲殺戒以遺季常陳自爾不復殺而岐亭之人多
化之有不食肉者詩曰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又哀網
中魚開口吐微濕刳腸彼交痛過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溫
相勸此最急不見盧懷慎蒸蒲似蒸鴨坐客皆忍笑髡然
發其羶不見王武子每食刀几亦琉璃載蒸豚中有人乳

白盧公信寒陋衰鬢得滿幘武子雖豪華未死神已汙先
生萬金寶護此一蟻缺一年如一夢百歲真過客君無廢
此篇巖詩編杜集

孫諤邵武人歷官多異政持殺戒甚嚴嘗有疾得異方須
鸚鵡終不破戒藥久不就忽鷲身擊死一鸚鵡墮庭中取
餌疾瘳

馬默字處厚知登州先是沙門島流配罪人制有定額官
給糧止三百人每溢額則取其人投海中默上疏朝廷旣
貸其生矣又投之海中非朝廷本意今後如溢額乞選年

深者仍移至內地聽其自便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為定制自是全活甚衆一日默坐堂上忽昏困如夢中見一神人左右挾一男一女至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命賜男女各一後果生男女二卒年八十贈太保

馬純字子約馬默子也紹興中為江西漕使時梁企道楊祖為帥凡強盜勅下貸命必配潮州諭部吏至郊外即投之江中馬純曰使其合死則自正刑典以其罪止於流故赦其生猶或自新既斷之後即平人爾倘如此與殺無罪

之人何以異乎其事遂止後純以大中大夫致仕壽八十一而終

春州惡地流貶者多不生還元豐六年王荆公安石改春州為陽春縣隸南恩州既改為縣自此獲罪者遂不至其地

周敦頤初在南安年甚少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殺之敦頤爭之不得太息曰殺人媚人吾不為也委告身欲去逵為感動得減死

王隨知杭州作放生碑見動物必戒勿殺後官至太師壽

八十二

王丞相擬辛幼安爲帥周益公堅持不肯王云彼帥才何不用之公答云幼安嗜殺凡所殺人命在吾輩執筆者當之王悟不復言

邵彪夢至一殿見一人問曰汝知未第因否對曰不知今引彪去見一大鑊煮蛤蜊彪念佛號皆化作黃雀飛去彪遂戒殺後及第至安撫使以此見殺生阻人前程不可不戒

元姚樞從征大理嘗言宋太祖用曹彬下南唐不殺一人世

祖遂行止殺之令

明許進搗哈密城牙蘭遁走遺別種八百人登臺自保將校請曰斬此八百首公且得封侯公曰撫脅從柔遠人期在安輯安忍以多馘爲功逆天道無後違者斬八百人竟得不死公三子皆位至尚書
商文毅致政歸劉文安見其子孫多賢歎曰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乎子孫若是商應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

魏驥讀書山寺中見一毒蛇方化鱉避之俄一漁者捕以

去魏追買放之貸僧錢以償蓋人食早鱉無不立死者此
不獨救物命直救數人命矣

郎暉居水濱每至夏里人買藥藥魚藥名雷公藤搗汁傾
上流二三十里魚鱉蝦蛤大小盡死郎每年出銀三金買
藤焚之曰吾力不能及人只焚此亦可少免數百千命耳
韓永椿性慈好生家居近水每早起持帚掃水岸螺螄以
入中流脫漁人之取有時袴腹掃及數里隆慶丁卯孫世
能入閤假寐恍惚有告之者曰汝祖好生將食報矣但今
日決不可紙卷迨卷完世能覆視其卷無一訛字奮然直

上又若沮之者再審之乃聖神繼天立極誤作聖人始改
正納卷果中式聯捷擢翰林官至侍郎

格言

蠢動含靈皆爲物命求絲煮繭鋤地殺蟲念衣食之由來皆
殺彼以自活至於手所悞傷足所悞踐者不知凡幾皆當委
曲防之

感應篇註曰高子羔啓螫不殺夫子稱其質美徐節孝自小
戒殺見蟲蟻惟恐踐之曹彬隆冬不修牆屋人問其故公曰
恐傷蟄蟲耳趙善應家居夏不去草冬不破壞懼百蟲之遊

且螫者失其所也此皆惜螫之人也夫高公身列聖門節孝名傳千古武惠奕世封王趙後汝愚作相皆自不肯發螫種因今人乃有無故燒荒者逞一時之嬉戲傷萬種之生靈何不以數公之事更相告誡乎苟一遇之亟宜撲滅至於村民童子無知爲此尤當善言論之

生子不宜殺生人無子則悲有子則喜胡爲慶我子生令他子死嬰孩始生不爲造福而反造業乎

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痛楚刑慘百倍於此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求救獄犴何異於此可使無

辜坐之乎

陳宏慈心錄曰放生贖命有財力可爲無財力者亦可爲何也富貴之人民心風俗所係真可移風移俗顏魯公隨所守郡立放生池張無盡作監司撤淫祠禁殺業施華嚴論此皆菩薩之行也若無財力者固當種種勸化見放生者隨喜讚歎常發大願卽是放生

楚相埋兩頭蛇後世何以稱之爲陰德曰楚相偶一念惟恐傷人急人後物故其母稱之爲仁也今試有人亦效叔敖構一兩頭蛇而殺之未見其必爲世間大貴人也宋郊之事尚

勉旃哉

沈幾曰鷹隼高鳴而有展翼覆子之難屠夫操刃而有滿圈不食之豕戕生慶生宴樂何歡是故當知於生子生日戒殺夏葛冬裘亦既侈矣統綺繒繡下逮奴婢亦思飼蠶者百千糜爛爲可痛也是故當知於章服戒殺陶隱居取生物爲藥淹滯上昇而縉紳好秘術惑長年水蛭蠃蟲殺彼生我不思徐蟠以折足用龜龜獻神方代命乎是故當知於醫藥戒殺曹武惠王堂壺敝壞念時方大冬百蟲所蟄乃止修葺是故當知於營繕戒殺飼金魚者蟻蝦之屬萬計飼鶴者細魚之

屬百計貴人怡悅耳目有殺業焉是故當知於玩好戒殺兵刃之場有不戰而屈人兵者有不攻城不殺降者有節制嚴明不妄戮一人者諸葛渡瀘藤甲燒成煨燼曰吾雖有功必損壽矣是故當知於戰陣戒殺

顧錫疇曰今使人偶焉朶頰鼎俎染指魚腥輒如寃識游魂之啼呼其前而刀山劍林燄鑪沸鑊之追其後心常悲苦心常怖懼則推而居家推而居鄉推而居上治民乃至治刑獄治軍旅所應悲苦應怖懼固有什百千萬於此者當是時將亦不棒喝而悟不懺悔而改於以破天下夙習而共游慈雲

法雨之內不亦如轉丸千仞決水百丈也哉
黃虞臣宦海慈航錄一曰燕會夫燕享之禮惟鹿鳴恩榮鷹
揚及特蒙恩賜諸宴與鄉飲酒禮其品物之數載在故府無
敢議裁其他私饗不過借以叙寒暄結綢繆已耳嘉賓賢王
豈必於滋味着精神則二簋用享之意可師也敢告京師大
僚及諸達官長者每當好會之合垂憫剗剗之慘竊以爲鼎
數可減也嘗見貴人設席多至三四十味多一味則多戕一
物之命甚或戕數十命以克一味而客亦未必下箸也焉用
多殺以置之無用乎又以爲市物可沽也物不爲我而殺亦

非爲客而殺若海錯之來自遐方燠臘之未親屠戮者庶無
傷於遠庖之意又以爲腥素可參用也醲腴易厭菜味頗長
或用什之四五或用什之二三易一腥卽易一腥之命此又
非所以惜福惜財者乎乃若庖人治庖或未奉主人之命或
未解主人之心多市魚蝦諸物不妨立命放生萬勿因循烹
炙嗟夫簪纓酬獻誰聞砧上哀號燕笑滿堂那見釜中苦楚
鼎鑪侈列習爲固然謂不如是不足以隆貴客而結殷勤驩
有宴客者以客嗜羊肘卽取生羊斷肘登於俎共饜飽矣而
羊之哀號猶達戶外念此能無酸鼻夫君子業已肉食矣卽

刻自省約當非麤糲况仁義道德之儒金閨玉署之彥尊者
以口腹繩下卑者以口腹媚人諒必無此品格但各存心不
殺便相忘於儉素矣官人爲齊民倡大僚爲庶司倡京師爲
四方倡上官正官爲僚屬倡人人發菩提心漸漸成清淨界
孰謂宦海爲業海耶二曰餽遺夫餽遺固令甲所禁也然冠
裳來往不以筐篚爲恭卽文明之世界亦黷矣乃玉帛之遺
必繼以鱗介羽毛之族將以爲好也而吾以爲忍也敢告京
師大僚及諸達官長者佐圭幣者亦有蔬果佐蔬果者亦採
澗溪若夫鷺羣雁侶輒有呼叫之聲魴尾鯉腹豈無顛踣之

狀顧此活物總屬傷心無多生路最近死門竊意施者自我
而主固可絕也受者自人而來亦可辭也倘或尊者之賜却
之不恭要以仁者之術處之有道孔子著畜生之恩鄭僑有
校人之命有一路可全其餘生何必殲之刀俎有一人可托
以回死何務困之樊籠勿以放生爲迂腐勿以報應爲荒唐
乃若以尊臨卑以上制下苟能動致死之悲何難麾活物之
餉風旨所示德意已流誰復以混庭實者哉三曰供應原夫
使轄星臨仙槎貫月行備一日之儲國恩也郡邑之營辦驛
吏之奔趨固已疲矣烹腴擊鮮事若平平不知爲一人而殄

物命者深可念也敢告勅使內外文武按部典試赴任錦旋
諸達官長者凡當戒途先用傳檄毋令豫設殺蒸止須炊飯
待餉及臨候館非暫持齋素則自攜醢腊之味以供晨夕豈
非茹冰嚼藥翩翩乎仙使君哉每見上官行部雖先期知會
而人事參差天時阻梗王程多滯往往愆期地方有司備下
馬飯者不敢不豫不敢不虔庖霜膾玉慘殺纍纍而隔宿腥
聞難以復薦殺而又殺費財費命莫此爲甚若臨暑月尤爲
不堪承值吏胥舖行里甲多有以賠破傾家鞭笞殞命者最
可憐也倘能早念及此或以文移或以口授止市現成肉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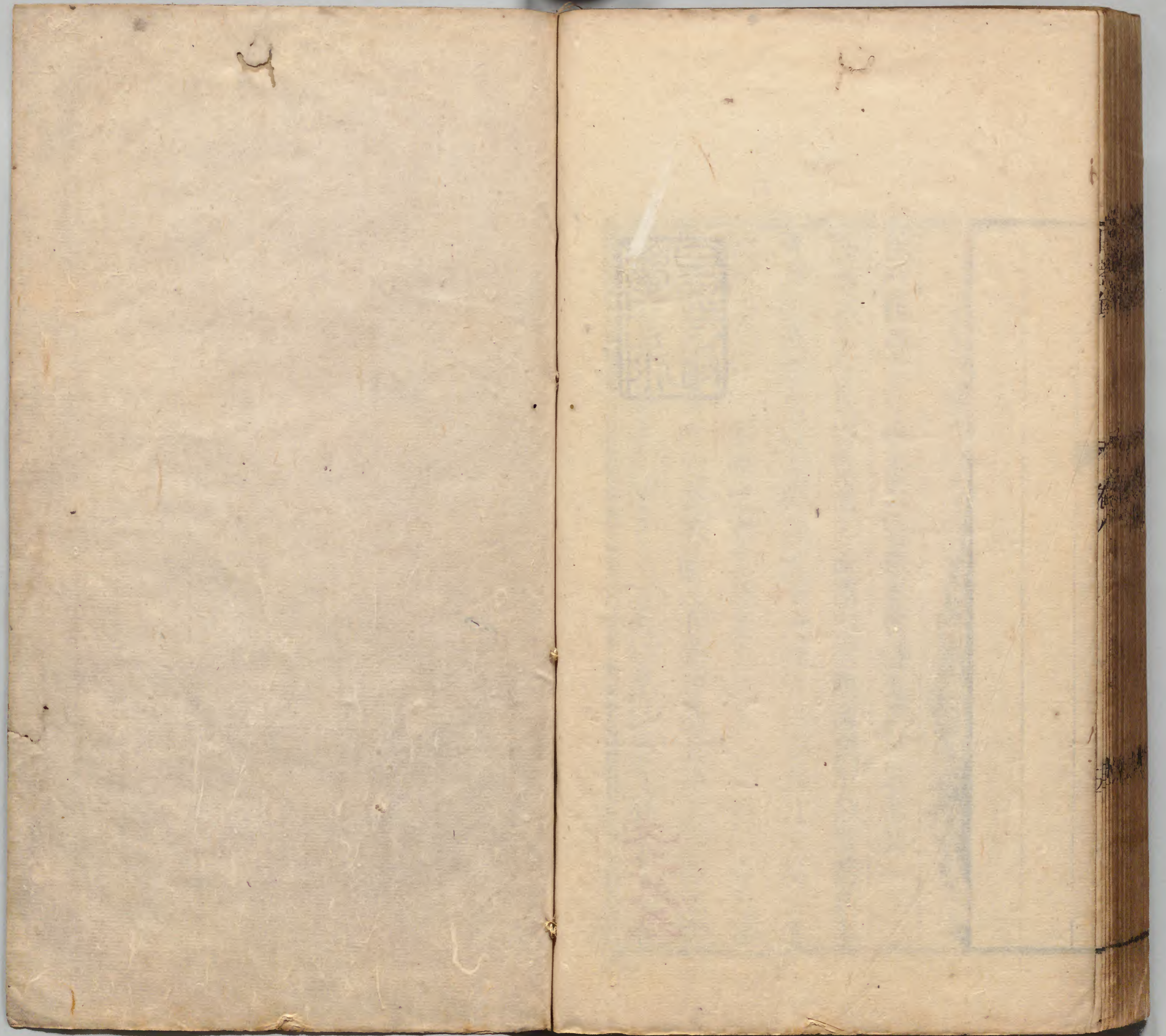
供應不用烹鮮害物尊官片言生全不少卽不然而限裁豆
品亦是恩膏其在郡邑接候上司宜加意偵探須確爾抵境
方行準備庶無枉殺幸遇上司之好生者正不妨直行已意
耳至於駐劄衙門尋常供億務存心於戒殺若鷄鵝魚鱉之
屬逐日省之隨事裁之造福不淺矣如必食萬錢列方丈誅
求珍異苛責庖人與物兩傷非所望於仁人君子也四曰
祭祀按郊廟大禮春秋諸祀及民間祭其所先不廢刑牲而
無故不殺禮意已自可思夫崇德報功之典春雨秋霜之慕
蒸鬱莫展不得已以此將其血誠耳敢告內外文武與祭諸

達官長者凡公家之祀自遣代以暨中外廟壝自太牢以至
兔首王制森然誰敢議減一物至若啓行祭江履任祭門之
類務檄示的期乃不至於多殺歲時家廟薦新春秋拜掃亦
可省殺椎牛不如禴祭易訓炳如時當大饗必無成物可代
偶一宰殺亦存不得已之心若公祀然至於祈禳一事讀書
明理者應自有達見况圭組之門戒殺之家正神之所呵護
邪鬼之所退攝焉有能崇我者哉但當放生以祛宿疹豈宜
殺生以造新殃總之處處存哀護之念時時全不殺之心可
也五曰禁約方今戒殺放生之文幾滿天下然信持者不能

什之二三何也權藉不在筆舌無靈雖家喻而戶曉之無益
也若夫承高而招順風而呼能令必信必持微靈於宰官尺
一之條者甚重敢告建牙秉憲及諸達官長者念昔先王之
世焚林竭澤有禁今不可師其意而廣布之今乎地多山谷
人習騎射非關簡閱軍實者無令逐兔走狗亘野採捕既慘
殺機且傷禾稼火藥打鳥律有明條可以申嚴勿使禍延林
木毀及垣宇耕牛不得私宰律也北地以牛爲常供太牢滋
味及於細民僭分忍心可爲太息通融律意而裁抑之甚善
當夫驕陽淫潦壇坵告虔禁止屠沽向沿故事然或嚴於城

郭而弛於鄉村澤及牛豕而遺於鷄鴨至市肆寂然而刀俎
之慘乃萃於閭室旦晝鬪爾而鼎爨之味轉貿於昏夜此皆
官長之所不聞市魁之所習詐輿隸以之飽壑饑口以之果
腹神君茂宰當懲之以釀天和又彼酒樓食肆或跨通衢或
鄰官廨常膳已足告飽餅餌亦堪療饑乃昕夕推刃積肉如
山蕩子恣其貪饕胥役重爲需索遂令行旅者途正遙而貲
已罄對簿者訟未終而囊已空能厚繩之耗蠹旣塞全獲更
多亦仁政所當先矣夫節人之嗜慾未必無益開物之生路
未必有損當權者何憚而不爲乎若夫山澤異處南北殊風

如婚嫁論財則禁淹殺子女柔桑踴貴則禁焚瘞春蠶量俗
以設力因事而利導命不論大小念在廣生秩不論崇卑勲
歸咸若禁行一方則一方之慈霽也禁及一物則一物之蕃
育也倘遇牀有餘金與夫例有美額諒廉者之所不欲恐捐
之而反不情用以市魚鳥而還之天淵此又不禁之禁身先
四民而風之以好生之德者也功德更不可思議矣





77